

爱与恨 LOVE & HATE



原作 Eric Blair

翻译 锄头帝, Zcx887799

声明:

本作品内容由网络资源整理,整理者不具有 Evangelion 相关版权,如果原作者及相关版权方提出建议,整理者愿意对本合集中相应内容进行修改、增补、删除

Die besten Wuensche

2025.5

写在前面的话:

各位读者,大家好!我是百度贴吧"明日香吧"的zcx887799!

这篇 《Love & Hate》是由 Eric Blair 先生在 FanFiction.Net 上连载的真香短篇小说集, 共 50 个小的章节。我看到这篇《Love & Hate》时,已经有大大(锄头帝)把前 15 个章节 翻译了。在看过了《Love & Hate》的翻译后,我不禁为原作者的想象与创作而惊讶与崇拜。 《Love & Hate》的故事,毫不客气的说,是我看过的最好的真嗣&明日香的同人(之一)。 正如题目,本文写的是以明日香为主人公,以第三人称、少量补充明日香的内心独自与对 话,来表现明日香对生活中的一些事物的"Love"或是"Hate"。每一章不长,却像是一 个个记忆的碎片,把明日香对真嗣,对身边的人,对她自己的感受联系在一起,感情与想 象十分真实和切合。我十分敬佩原作者,他自称每一个章节在写作时都把自己想做明日香, 站在香的位置上来创作,这一点真的很难得。而且,作为热爱着明日香的诸位,谁又没有 希望过明日香最终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呢?无论是简单的校园生活,还是长大后有了小 Asuka 的日子,明日香的幸福我想我们都是乐意见到的。而她的内心独白,她的真实想法, 我也愿意感同身受。也包括这里的真嗣。所以,我乐于见到他们的快乐,这就是我把这篇 《Love & Hate》翻译完成的原因。

不过,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英文小说的翻译,加上本人经验有限,所以在翻译上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这可以算是一个"沉重的任务"啊!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很多来自百度贴吧"明日香吧"吧友的支持和鼓励,也有类似像 UOphoenix、双剑灭灵等的指导,再加上有锄头帝才有了本文翻译的完成!在下向诸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要谢谢各位读者,诸位的支持就是在下最大的动力!

Zcx887799

目 录

1.	感觉&他的手1
2.	啤酒&房间2
3.	鱼与茶
4.	高温&水
5.	对不起&雨5
6.	逃避&熏衣草6
7.	早晨&她的树7
8.	战斗前夜&第一名8
9.	校服&电玩10
10.	红&白11
11.	笨蛋傀儡13
12.	宿命&真实15
13.	被给予的事情&家庭17
14.	在完美世界中19
15.	对不起&冷夜21
16.	同步训练&拉面23
17.	完美&红发25
18.	汉字&NERV27
19.	孩子&跳舞29
20	

21.	放弃&A-10	. 35
22.	哭泣&他的嘴唇	. 42
23.	花&手机	. 48
24.	快餐&偷袭	. 51
25.	闲言碎语&黄色连衣裙	. 53
26.	戏剧&微笑	. 56
27.	他的帮助&七夕节	. 59
28.	自我厌恨&小毛病	. 62
29.	狡猾&码头	. 65
30.	傻瓜&沉重	. 68
31.	十二月&滑雪	. 71
32.	醉酒&生病	. 73
33.	聊天&温泉	. 76
34.	无聊&姜	. 78
35.	空虚&秋天	. 80
36.	声音&牵手	. 83
37.	秘密&亲近	. 85
38.	再见&他的吻	. 87
39.	他的父亲&秋千	. 90
40.	学校&明白	. 93
41.	丽&娃娃	. 96
42.	做饭&海滩	100

43.	改变&童话	
44.	她的生日	
45.	圣诞时节	110
46.	新年	114
47.	亏欠&运动之后	118
48.	胆小&他的音乐	121
49.	美丽的&自由	
50.	她爱着&恨着他	129



1. 感觉&他的手

她很讨厌这种在每次看到他时的感觉。

她想说是因为厌恶他总是懦弱无力。

她想相信是因为她没有耐心或者根本不想与他有任何交流。

但这确实是另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难以言语,没有一个明确的理由解释它的存在。它会充斥整个人, 越来越满,深重的压迫感,难以呼吸,有时还会继续蔓延,感觉灵魂离开她的身体,眼睛里有火烧般的灼痛感。

她尝试扼杀它,尝试让自己相信只是因为炎热和干燥带来的副作用。

但是她心里有另一个声音告诉她并不是这样。

她喜欢他的手。

她从来没有说出来过,但是她从来都很欣赏那双手。

精致纤细的手用大提琴能拉出很漂亮的旋律 ,同时,能轻快灵活的做出一顿可口的饭菜,即便只有面条和饭团。

同样是这双手,曾经在她危险时保护过她,拥抱过她。还是这双手,曾像她的梦魇,推倒桌椅请求她能够救他。

事实上,她能够感受到他大提琴悠扬旋律里的忧郁和悲哀。

但她无法做任何事,除了随着节奏轻敲桌面。

2. 啤酒&房间

她讨厌啤酒。

对于这一点,她自己却是非常矛盾的,一个德国人永远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或者怀有这样的感觉。一方面她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欧洲人,嘈杂并且无礼,不去关注他人的感受,她觉得这样最合适。

她也明白每个人都在这么看她。

另一方面,她依旧讨厌啤酒。有一个人在她之前接近了他,一个喜欢喝啤酒 并乐在其中的人。

那个人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戏弄挑衅他,然后静静的看,一个局促不安的笑或者一个羞怯的表情在他脸上。

她甚至想杀掉每一个注视他的人。

她喜欢她的房间。

并不是因为它比他的房间大,也不是是她能在这里逃避每一天所遭受的,她的责任。

虽然在这里,她可以拿下面具,不用故作姿态,说谎和保持高傲。但这也不 是最终原因。

她喜欢它是因为在黄昏到晚上的几个小时里,天空颜色逐渐变黄,发红,变暗,最后完全变黑,微风带走整个空间的阴霾,每一次进入感觉它就像是新的。

她经常坐在窗台,凝视很深很高的夜空,或者闭上眼睛感受周围安静的味道。 她也可以毫无顾忌的一头栽到床上,闭上眼睛享受自由的惬意,和枕头上他的味 道

包括这些全部, 微风, 天空, 和他的味道。

3. 鱼与茶

她讨厌鱼。

她总是告诉他她已经非常厌倦米饭和鱼类,她怀念德国泡菜和牛排。

通常,他会给她一个无神的视线,那让她觉得很反感。那种眼神,那么的呆滞,乏味,像在和一个洋娃娃交流。他嘴唇微张,下巴像挂在脸上。

令她回忆起太多悬挂的东西。

不过这很容易报复,只要指责他的手艺,中伤他就很有效。

在做这些的同时,她会暂时忘记某部分的她,会在夜里哭泣的,害怕洋娃娃和鱼的,他看不到的时候给他柔软微笑的那一部分自己。

那和他有共鸣的一部分自己。

她喜欢茶。

她喜欢在恬静的地方喝一杯热茶,这种温暖的感觉能够赶走长期盘踞在心中像被冬天的冷雨淋湿的寒冷。

一种带来安心的味道。她很喜欢这样有点融入大自然的感觉,就像回味一杯 加蜂蜜的牛奶。

清淡的香甜。

当回到公寓时,看到他沉静的样子,会感受到他一些隐约的希冀。

在他的无神和呆滞反映出来之前。

4. 高温&水

她非常讨厌该死的高温。

但每一天,她必须在酷热的气温下活动。

又潮又热的气候,她非常厌恶,那种衣服贴在身上的感觉。所以她很珍惜午 餐那自由的一小时,能有机会在树下乘凉,感受阵阵凉风带来的快感

然而她最厌恶的是酷热带给她大脑,内心的,让她想到很多一个好女孩不应 该想到的事。

比如让那个白痴曲解。

是由于温度而脸红发热, 而不是她看着他。

她喜欢水划过皮肤,清凉的感觉渗入灵魂,让她从烦躁中恢复过来,把闷热的世界挡在外面。

还因为那一次,她赢得了游泳比赛,在她回到教室时,发现真嗣在走之前给她留下了毛巾和一瓶冰水。

她除了微笑,无法做别的。她再一次感到脸上在发烧,该死的感觉。

5. 对不起&雨

她很讨厌他说对不起。

他会颤抖着看着她,用他那忧郁的深蓝的眼睛,这种时候,想痛扁他一顿的 感觉会超过想告诉他,用自己的能力站起来,不要懦弱。

他会低着头低声嘀咕着一个道歉,其实是因为他不想你接触到他的内心,他会尽力收缩自己。

她几乎尽全力去试, 叫他白痴变态, 懦弱没骨气。他的回应却还是道歉。

但事实上,她比任何人都想对他说对不起,对那些她违心的词语,那些伤害,那些鄙视,很多东西。对那个总是道歉的人道歉,那个总是逃避留她独自面对的人。

尽管她是那么讨厌独当一面。

她喜欢下雨的时候,世界会变的清新。对于她来说,泥土里的味道和落叶上的露珠是爽朗的记忆。

她喜欢那种干净的感觉,安定和平静会填满整个内心,一种彻底的放松。经 常能看着飞坠的雨滴就这样过一整天,总希望那样的时间能长一点。

她喜欢伴随着雨滴的微风,轻轻滑过,凉爽的,但不寒冷,足以让她忘却胸中的烦闷。

然而她最喜欢雨的时候是轮到她值日,他会在学校门口等着她,等待她分享 他的雨伞。

当他和她贴的很近时,会闻到他头发上雨水的味道,她只能无言的感受自己脸上害羞的表情。

6. 逃避&熏衣草

她很讨厌他逃避的时候。

躲在自己的房间,沉溺于他的音乐世界,不和任何人,任何人交流。她太多次看到他那样。

没有人能穿越或者破坏他用自怜在心中筑起的那道又高又厚的墙壁。他总是想隔离自己,就算有些时候有人和他离的很近,他总是伤害周围的人。

但在她内心深处,她明白,只有她能更好的支援他。

但是,她每次伸出手的时候,他总是把它推回去。

她喜欢熏衣草的味道。

精致的令人陶醉的味道,她并不愿意但这总是能联系到另一个女人。不管她 怎么努力,加持永远只把她当作一个孩子。

她会记起妈妈温室里的熏衣草。它们是野生的, 妈妈会定期的清理它们以保持温室的整洁。那种紫色的小花,被百合的种子取代。被晾干卖到集市,成为他衣物的干燥及芳香工具。

所以每一次他回来时,她都很期待他换衣服的时刻。

那种味道会进入整个空间。

7. 早晨&她的树

她讨厌每一个早晨。

她从来不是早起的人, 从梦中解脱并不容易。

当她做恶梦时则刚好相反。

不管怎么说,她讨厌早起。不过她发现,洗个热水澡会赶走疲倦和不睦。

她会感到像获得重生,然后她会很自然的哼着歌梳理自己的头发,就像以前 她母亲做的那样

当她打开他的房门,看到他沉静安稳的睡相,她会觉得叫他起床是有罪的。

这大概是她讨厌早晨的最根本原因。

她喜欢坐在她的树下。

没有人会在意这里,不过,那是她的天堂,为自己预留的空间。

笨蛋们会到屋顶或者操场。

乖女孩会为了她们所关心的不离开教室。

在这里她觉得最为安静,午饭时间绝对不会选择其他地点。没有人会和她争 吵那些愚蠢的事。

有些时候她也会产生这里并不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念头。

但是很快她会看到他拿着那个一成不变的便当盒出现。

她不知道为什么, 但她总是乐意他进入她的私人空间, 坐在她旁边。

在她的树下。

8. 战斗前夜&第一名

她很讨厌看到他苍白无力和不确定的样子; 所以她几乎讨厌那一整个训练期。

每天每天她都在问自己为什么他会如此的不确定,为什么他不能自信点,为什么很多规律都被违背。

被看做主动者她并不十分恼火;她曾经对加持这样不过从来没有成功过。

但是,为什么他从来不愿意走出第一步?

她下定决心并打开门,走到他身边,毫不犹豫的躺到他身边。在她开始重新 考虑这项举动时,她感到十分的窘迫,这种感受强烈袭来让她觉得十分不自在。 她同时发现自己的肩带慢慢滑落,这并不是她想要的。

她明显觉得他的眼睛是睁着的。

他的呼吸在慢慢靠近, 几乎弄痒了她的嘴唇, 她尽力控制自己的轻微颤抖。

不过很快,他便走开了,她感到放松却心有不甘,某种愤怒占据了她整个人。

为什么他不抓住这次机会?

明天,他会付出惨重代价。

她很喜欢作第一名。

和有野心的人一样,和有骄傲的人一样,第二名就是输了。

在她的生命里,第一名意味着成为瞩目的中心,因为第一名总是能让别人觉得自己很重要,所以,她必须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没有生存的机会的,在每一件事上,她只有一次机会,失败了,就 是弱者。

在这种心态下,她并著自己的呼吸名捏住他的鼻子。

她能感觉到他明显的倒抽了一口气,他呼吸明显不顺。 他感觉到对方的柔软和甜味,不同于之前任何一种感觉. 她觉得用是草莓味道的牙膏并没错。

她是他的第一名。

9. 校服&电玩

她讨厌那套愚蠢的校服。

过时的无袖连衣裙,还有容易让人觉得走光的可笑的运动服;特别是男生款式的,又大又肥,无比可笑。

有一次,她为了躲开第2小组的护卫躲在浴缸里,想独自去一个狂欢夜总会。 她看到里面飘着的男式短裤,十分恶心,似乎是长毛的......

所以,她面对日本的每件事都很小心,特别是和男生,校服有关的。

所以她讨厌那愚蠢的连衣裙,过时,恶俗,还有所有的运动款式的校服,特 别是男款的,又大又肥而且很变态。

不过当真嗣偷偷的看着她跑步的时候她还是不由自主的开心,尽管她穿着那白痴似的运动服。

她很喜欢她的游戏机。

BAKA 有他的 SDAT, 美里有啤酒(虽然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喜欢,可是她从来都毫不思考的喝)

不用上课,没有同步训练,美里在 NERV 的下午,他们都会玩上那么几个小时,她在游戏中疯狂炸毁真嗣的东西。然后他们互相挖苦讽刺,打闹,推拖责任,当然,最后他们都会很高兴。

但是,当游戏结束后,他们又回到那种很不好的状态,她说不清也没办法解决。

不过这一次在通往同步训练的电梯上时,似乎有一点残留的感觉,他们的指 尖轻轻触碰,虽然只是很礼貌的。

在回到那个可憎的现实之前, 沉迷在游戏之中。

10. 红&白

她并不讨厌红色相反的,她很喜欢这个颜色。

如果有人问她, 最喜欢什么颜色, 她会毫不犹豫地说是红色。

但是她很讨厌情人节。

说我爱你的方式岂止一百一千种,不过日本似乎和西方不同,他们几乎不这样说。

"因为习惯不同"笨蛋真嗣会这么说。

就像红色有不同的一样,人们对她的看法也很不一。

不过,红色对她也有特殊的意义,当有一次她看见笨蛋真嗣带着她的便当到 她的树下时,她发现他口袋里有一块巧克力。他有为难的脸色

"别告诉我有人送了巧克力给你这个笨蛋。"

他显得有些慌张"我在桌箱里发现的,没有任何卡片或者名字,只有巧克力上面有个唇印。"他停下来,看着她。

"诶?你嘴唇好红....."

天,她讨厌红色。

白色。

她决不是一般的讨厌白色。

苍白的,懦弱的。

不过这个颜色会让她想起一些事。

由于真嗣明白她从未在超市等那么长时间,而且是在哭闹的婴儿和 3-C 班的白痴之间,所以他觉得有义务买点什么给她。

所以,当她在他旁边打开便当盒准备吃饭时,他拿出一个红白相间的小盒子, 递给她。

她明显感觉到他肌肉僵硬,整个人像一块石头,甚至不敢看着他。

当她发现那盒子里装的时白色的巧克力和红色水晶吊坠的时候她不得不用头发挡住脸以掩饰自己的脸红。

因为美里原来说过的话她突然有想起来。

"日本人一般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爱,他们相信爱是用行动表达的。"

11. 笨蛋傀儡

从刚刚开始的那一分钟她就开始恨这群白痴了。

从在"彩虹之下"(到底是谁为一艘军舰取一个那么娘娘腔的名字!) 那艘船上扫视他们的第一眼开始,她就知道他们 3 个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蠢。他们的白痴潜力绝不仅仅于此。

其中一个家伙拿着摄像机只会说,好厉害。声音大到刺耳。她完全知道 NERV 绝不会让一个近视眼当驾驶员,而且他对军队和飞机太过热衷。如果他看到真正的使徒,也许他会尿裤子。

那个像一只大猩猩的大个儿似乎是他们的头头,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穿着校服(事实上他就是,因为他最高并且可能最强壮),她还是将他否定了,这个人太急躁,并且有些傲慢。但是,其实他和其他人一样,平庸,没有任何特别。尤其是被女人玩弄。

当她看到他看美里时更能得出定论。

不过她最讨厌的还是看到的第三个人;虽然他有柔和的微笑,有神的目光,但总是低着头,跟在别人脚步后面;他站在最后,大家都在前面,他看起来就像局外人;(不过,当他伸展开时,她发现他并不是很柔弱)他具有一些骑士的风范。

她从上面走下来,她发现自己不能自己的看着他。

然后他们认识了彼此。

已经快要 3 年了,她还是很讨厌这群白痴。每天,每个小时,只要在学校里她都要忍受他们的愚蠢。

比如说今天, 放学后, 她和光要去一的餐厅庆祝一些事。

很自然的,她带上了真嗣。一个帮她拿书的人,一个帮她付饭钱的人。(他不

会抱怨吗?)

当她看到光和宣传代表越来越近时,她的笑容僵硬了,因为他牵着她的手在渐渐松开,最后只剩下指尖的碰触,一切都回归礼貌,只不过她的笑容僵硬了。

然后 Osaka (莫名其妙的名字) 很啰嗦的跟他们说了一大堆关于让他生气的事(事实上,他只要一开口就非常非常啰嗦)。

然后这个怪胎还说他要带上丽,因为他希望带上这个成绩最好的又没有工作 要做的驾驶员。

然后他决定让那个笨蛋坐在人偶旁边。

不过,当真嗣坐在丽旁边时,有那么一瞬间,在对明日香微笑,她正坐在他对面。

当他开玩笑的碰碰她的脚时,她感到放松,然后他们开始了一场桌子下的互踢游戏。

所以, 在某些时候, 她不得不承认那白痴也不是那么糟糕。

12. 宿命&真实

她恨宿命

它使得一切精心准备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机会,细节,无论是什么都是一个 笑话。就是会变成那样的,她讨厌那样。

因为它总是结局,所以她讨厌它。它总是让人无法挣脱,无论如何努力,没有侥幸。像是一个慢慢张开口的黑洞,逐渐的将她吞噬。

它就像一条既定的规则,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发生,没有办法躲藏,只有面对。

正如他所看到的,她就在那儿。没有刺耳的尖叫,也没有"反常的"任何行为,没有人能救她,包括上帝。

因为她得手放在不应该放的地方,并且被人发现了。

"惣流……为什么你会把一封信放到真嗣的储物柜里?"

这时她非常窘迫, 甚至希望这时她和丽的手机能响起, 原因是新的使徒来袭。

她喜欢真实。

由于她极有天赋的脑子,和无与伦比的能力,事实是她相信一个事物的基础;事实就是真实,他们是显而易见的。

你不可能与逻辑和数字争论:如果她的同步率是 82,那么,有什么好争的? 它就是 82,永远不会是 81;然后,他的同步率 78,但是毫无争辩的,那不是 79.

那么最终的真实也是显而易见的,82比78大,也就是她超过了他。

她不仅喜欢这个真实的表面,也包括它背后的全部。

她拥有最高同步率,就是最优秀的驾驶员。

最优秀, 意味着她是第一名。

简单明了的真实使她有资格在这里生活。

而且,有一次,在他们结束训练去更衣室洗澡和换衣时,在他受不了她的挑衅之前,她扬扬得意的打击他,看他看着她闪烁的目光。

最后,他将她推到储物柜上并用自己的唇让她安静,这个吻很深,是带有情欲的那种,然后最后,主动权还是落入她手中,他没有看到,她有点恶作剧的微笑和闪光的眼睛。

她爱他,他也爱她。直接,易于明白。

完全的。

13. 被给予的事情&家庭

她讨厌接受已经安排好的事情。

她妈妈的事是已经被安排好的,尽管她从来没有考虑到她的妈妈会有离去的 一天。

而且,并不知道在发生那件事的当天早上,她妈妈的桌上就放着明日香喜欢的热巧克力。

她只是一个孩子,却已经一直在过着无法左右自己的生活,被安排的生活。

她曾经以为美里会一直陪着她。

可是, 当命令下来, 美里要被调回日本, 她就不得不离开。

那个早晨, 监护人忽然就变成了加持。

和加持认识也是被安排好的,不过,一开始她就相信他们会互相喜欢,事实也是如此,他们关系甚至比家人更亲密。

她就像他的女儿一样。

所以,这一次,几个月后再见到真嗣。

她非常非常想放下所有矜持,用力的抱住他,直到他难以呼吸,直到他肋骨断裂。

她很确信他会抚摸她的脸颊, 温柔的。

她想要在他的肩头擦干眼泪。

她想要非常用力的亲吻他直到窒息为止。

因为她知道这次并不是被安排好的。

她很喜欢他回家的那个时刻。

她记得第一次在美里公寓遇到他,她正在整理从德国搬过来的东西。

门,忽然间就开了。

她被那个温和的笑容吸引住了,就这么一直看着他,手中箱子里的东西散落出来。完全没有在意。

就这样,有了家的感觉,很简单,有点怪,无法用言语形容,可确实有了家那种温暖充实的感觉。

ただいま! (我回来了!)

从那以后,只要他一他进家门,她都很渴望能听到他说那一句话。

14. 在完美世界中

从刚才起,她就很讨厌挂在墙上的挂钟,它摇摆着,像是在嘲笑她。

对于一个 IQ 测试 133 分的具有很高天赋的天才来说,浪费时间就是一件毫无意义,愚蠢的事。

从刚才起她的理性就一直在告诉她, 可是, 她摆脱不了这样的困扰。

几分钟又过去了。

但是她仍旧无法集中精力做别的事,尽管她好像是听到妈妈对她的呵责。

她能够意识到,这是没有理由的,不成熟的行为,当了如此长时间的白痴,可是,她无法不担心......

这个担心是不确定的......没有底的,似乎是小小的,却占据了整个心,自从 她从那个恶梦中醒来,至少在看到他之前,她无法平息自己的心情。

有人告诉过她, 意外发生的时候, 没有任何预兆。

报时的钟声响起,门,也开了。

表情僵硬的她,露出安心的微笑。

他终于回来了。

她爱吃冰激凌。清凉的, 振作精神的, 让人觉得开心的。

不论是直接享受还是放在饮料里,都是一个值得分享的美味。

第一次约会时更是如此。

她借由这个机会肆无忌惮的跟他传递暧昧的讯息。

他喜欢香草味, 而她喜欢草莓的, 不过, 她很喜欢吃几口他的冰激凌, 带着

几分紧张和刺激的香草味道, 透心的清爽和香甜。

喜欢这样的暧昧。 眼神任何闪躲的意思都没有,他就这么直直的看着她。 她感到自己的僵硬,脸,烫了起来。

BAKA, 这句话就不假思索讲了出来,掩饰。

他皱眉看着她,露出一个无奈的表情。

她觉得这一世都不会忘记他那样的微笑和尴尬的表情。.

冰激凌真的是最好的。

15. 对不起&冷夜

她很讨厌说对不起或者谢谢, 但这并不代表她是一个没有原则礼貌的人。

这只是因为,她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惣流.明日香.兰格雷不需要任何人的, 任何形式的帮助。

也不要希冀她会说任何抱歉的话,她是一个完美的存在,怎么可能做出任何的错事呢。

她从出生就是完美的,她可能是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在内心深处,她有着永不放弃,致死战斗的性格。

她就是这样,在他的更衣室门口等着他,穿着单薄的衣服。

但她没有觉得做错了,或者不该做,它并没有证明她失败了。

因为在他出来的时候,看到冷的颤抖的她,给了她一个深深的拥抱,还有安慰的微笑。

寒冷,瞬间便被驱散。

他的微笑总是这样的,令人倾心。

她爱这个第三新东京的寒冷夜晚。

她的继母要出去工作, 这意味着她可以去真嗣的住所。

一种开心悄悄在心里蔓延开来。

她以最快速度穿好衣服,红色的运动裤和一件浅色外衣。

他打开门并对她微笑,她看见他后脸上泛起了害羞的微笑,轻轻叫了他的名字。

他们一直在玩游戏看电影直至午夜来临。

然后一起到阳台上看夜晚城市的明灭灯光。

微风吹过, 他们仍旧沉浸在美丽的夜色中。

忽然她打了一个寒战, 他转身看着她, 非常关心的。

她朝他一笑,挥挥手。他还是轻轻的,轻轻的将她拥入怀里,分享着彼此的温度。

她将头依偎在他的肩头,幸福地闭上眼睛。

她真的非常喜爱寒冷的东京夜晚。

以上翻译由 <u>锄头帝</u>(百度贴吧 ID)完成,由 <u>zcx887799</u>稍作格式上修正,在 此对 <u>锄头帝</u>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 转载请注明 百度贴吧"<u>明日香吧</u>",并完整 保留此标题!

16. 同步训练&拉面

她讨厌愚蠢的同步训练。

为什么他们需要三个适格者?有她就足够了。(而且,不应该是足够的吗?) 所以,他们需要什么可怜又可悲的理由来解释有这么多适格者?

不过,话又说回来,她觉得有一个有着苍白皮肤,暗红色眼睛,对队伍中的 其他驾驶员有空白且不信任的表情的娃娃,她真的不能说哪个是最差的,是动画 中的的萝卜还是那个洋娃娃。

所以她决定回去睡觉,只是因为她猛的扑到蒲团上伸懒腰时,她发现真嗣在看着她,于是她觉得她需要更加舒展一下,透过她逐渐绷紧的背心,可以看见平坦的腹部,于是,血就这样突然从那个色狼的鼻子中喷出。

当然,她要打他。

这是第 4 天早上,有时总感觉有些东西在心口,但又是难以描述的感觉(她希望这是美里的烹饪所造成的影响),有时觉得像胸部的一阵疼痛,有时又像重力在拉自己;一种和他同步的感觉

当她小心翼翼地张开她的眼睛,看着他熟睡的脸颊时,她不禁微笑了一下。

然后, 仿佛是同步似的, 他也在对她微笑。

她喜欢拉面摊。

不要搞错了,她还是讨厌日本料理的(荞麦和大豆到底是什么嘛?),但她喜欢这个特别的拉面摊。

美里给过他们一次"用手接住使徒"的计划(真是不错的计划,她可以明白为什么美里是作战部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从那以后,她开始更频繁地来到这里,尤其是当她想要一些独处的时间去思考问题的时候。

所以,当她看到真嗣独自坐在这里的时候,她觉得有些害羞了。她觉得她的 脸变红的时候,拉面摊的老人只是微笑,她像平时一样耸了耸肩,把她的碗放在 了他的旁边。

她叹了口气,坐在他旁边的座位开始安静地吃。这位老人端上来一小盘串烧 鳗鱼,他们沉默的吃着,一个愉快的沉默,但尽管如此,沉默地却让她有些紧张。

当她最后吃完,而他也在同时结束的时候,他们的手碰到了一起,他说,你的脸好红,她无言,继续低下头去吃,却很愿意做最后吃完的人。

然后,经过她的深思熟虑,她对他微笑着,并且告诉他一些值得分享的事(Baka,可别习惯这样啊!)

对他微笑几乎比对他发火还要困难

差不多吧。

17. 完美&红发

她讨厌的,是他的不完美

更糟的是,她知道他并不完美。她真正讨厌的,是这一点并没有使她讨厌他。

而且,这一点看上去也并不令她惊讶。她知道,如果有机会,他也会哭,也会啜泣,会像个女孩一样呜咽;他会逃避任何责任;即使他什么都没有做错,他也会说"对不起"。他并不可靠,而且哭起来就像个女孩。(事实上,她十分确定,即使他们之间的确存在着某些关系,她也会是那个发号施令的人。)

但是,也有那么几次,仅仅是几次,她能有机会窥见他真实的自我;她常常在想,他是怎么照顾好她和美里的生活起居的?并且当她意识到她不会做饭(这一点他做的更好),也不会打扫房间(这一点也总是他在做),甚至都不知道她的衣服是怎样总保持干净和整齐(她怀疑他有一天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家庭主妇)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越发的突出。

他在作战和打斗时有时也会露出激情和愤怒, 但只是有时。

但多数时候,她记得的,总是他的眼睛——那是他温柔灵魂的窗户,深邃,深蓝,忧伤,快乐...

她知道他并不完美,她真的不喜欢这一点

但她还是忍不住喜欢他

她喜欢她那红而长的头发

"明日香, 你快好了吗?"

这一头红发,是一种象征,是她的化身。她刚刚转到这里的学校的时候,那就是第一件让人觉得她与众不同的事情(当然,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在黑色和棕色的海洋中,她,惣流•明日香•兰格雷的一抹傲人的红,自然很突出(呃,完美女

孩就应该是这样,况且她在哪里都是这样与众不同,不是吗?)

"明日香, 你快把热水都用完了!"

说实话,她的确不能责怪那些迷上她的人;高挑的身材,修长的双腿,完美的似乎恒久不变(某些性格也是一样)。蓝宝石般明亮而湛蓝的眼睛,在深深的吸引你;事实上,吸引你的却是她的头发,长而红的双披肩马尾辫,有着如同初生或黄昏时太阳的颜色。

"明日香,我真的要上厕所。"

她会把她的头发别到后面,再用她母亲的护发剂;她会在洗过澡之后,把头发放下来,享受她红色头发和光滑肌肤之间的,潮湿但清凉的感觉。

她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去梳理和保养她的头发,就像她母亲过去常常做的那样。

"好吧,去上你的厕所去吧,笨蛋!"

现在,她裹着一条浴巾走出浴室;不用说话的,她晕晕乎乎地走向真嗣,轻轻坐在他面前,依偎在他的怀里。

她真的不必说话,因为她知道,他也喜欢这样;他会默默地微笑着,让她的长发从他的指间慢慢划过。

有时候,他也会不禁笑出声:因为她的轻轻的呻吟,就像是被抚摸的小猫。

18. 汉字&NERV

她讨厌那些该死的汉字。

她仍然无法理解,像日本这样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为什么仍然使用那些可笑的图画,木棒和墨水来书写。

更糟的是,她根本就无法弄明白那些汉字,听上去就像婴儿嘴里含着奶嘴而发出的咕哝声,在她看来简直就是异类。(真是愚蠢的语言),而且,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记住那些该死的符号。

为什么日本人就这么奇怪? 真是一个先进但反常的国家(你还能在哪里能看见一台罐装咖啡贩卖机旁边有汽水贩卖机,再旁边是一台啤酒贩卖机,再然后是女生的内裤贩卖机? 变态)

又有哪里的门连锁都没有? (还必须吃、坐、睡在地板上? 该死)又有谁会如此在意怎么样洗澡? (还要坐在小凳子上? 这到底是什么嘛!?)还有那该死的书法(就算她的汉字一塌糊涂,又能怎么样嘛?)

但是,当她坐在真嗣的旁边,让他的手握住她的手,手把手教给她如何正确书写汉字的时候,她不禁想到:

也许这一切还并不是那么糟糕。

她喜欢NERV的长长的走廊。

哦,不,走廊是冷漠,空白,而且无聊的。但这一切,还是要取决于走在你的身边是谁。

走在美里的旁边,总是听到她在讲战术策略,还有她年轻时在德国学习时的一些糗事。

走在加持的旁边,她总是紧紧地搂住加持的胳膊。(那不合适,明日香。闭嘴,

娃娃。)(经过反复地阅读理解,认定以上是明日香自己的心理活动。——译者注)和他聊天,的确是一种散步谈心的好方式。但每当距离美里的房间还有几米的时候,他就离开了。

但最好的还是和真嗣走在一起;

在心情好的日子里,总是她在滔滔不绝地说,他在默默地倾听;她会抱怨,而他总是沉默。

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会慢慢地踱步,走到墙边,停下,靠在墙上,让眼泪肆无忌惮地自己落下。这时,他会默默走过来,给她支持;他会伸出他的手,插过她的腰际,拥抱着眼前这个悲伤地女孩,无言的。抱抱就好了。

在心情最好的时候,她会走在他的身边,心慌和尴尬充斥着她的心;天,她的脸好红。

因为她的手正握住他的手, 他们的手指正交织在一起。

这时,他(她)是她(他)的。

19. 孩子&跳舞

她讨厌孩子。

有那么一次,她记得好像是由于一杯茶,一杯"友善"的茶,她询问加持,问到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她可不打算让他打碎她对未来的希冀与憧憬。

她也不是在套他的话。

最终,经过他的思考和总结,概括起来就是"有身材的女性,宠物和孩子"。

她当然知道这些是什么;第一个很简单,毕竟,如果不得不只用一个词来形容美里,那就是身材。(她努力地忍住自己内心小小的呢喃,她其实觉得她和美里差不多)

"所以,你很熟悉加持前辈?"(真嗣)

"差不多吧——不,你个白痴!"(明日香)

宠物:她记得有一次,在他们还在"彩虹之上"的时候,加持穿着短裤,和她在军舰上闲逛了一天。

她看到他左腿上有一道伤疤。她问及那道伤疤,

"企鹅",他淡淡地说,再就什么也没说。

"喂,第三适格者,那是什么?"

"呃...... 那是 Penpen, 一只企—"

"我知道那是什么!"

对于孩子,她不知道为什么总有讨厌的感觉。

"你—你是说你怀...(孕)?"(真嗣)

但当她觉察到下腹部的异样感觉,痉挛与剧痛充斥着整个人,越来越满 "*白痴,这都是你的错*!"(明日香)

当她听见轻柔的鸣咽和哭泣声

当她轻轻地将孩子揽入怀中,无数个名字从她的脑海闪过(Kami? Mai? Terri? Yuu?)

她的内心有种无法言语的感受;这种感觉难以言语,没有一个明确的理由解释它的存在:

通过她的泪眼, 真嗣看上去真的就像加持(不过, 他是个笨蛋)

因为你又怎么能讨厌自己的亲生骨肉呢?

她喜欢跳舞。

她知道她的动作优雅,完美地配合着节奏;动作在优美的乐曲中摇曳生姿,完美而充满诱惑。

即使是在跳木屐舞, 也可以表现得灵动而柔软。

但她最喜欢的是舞蹈中的旋转动作。

她很轻盈、灵活而柔软。(8年的艺术体操训练可不是白练的。)

并且能把所有衣服都穿出近乎完美的比例。(我不断长大,身材也日渐成型而完美)

所以, 当加持牵着她的手, 出现在圣诞节晚会上,

在他手中旋转的时候,她忍不住咯咯地偷笑。

那感觉可真好, 他们成为了当晚毋庸置疑的焦点。

她和加持度过了一段短暂但是美好的时光,尽管最后加持还是呆在美里身边。

她觉得,她已经得到了加持的暗示,

关于他真正喜欢谁的暗示。

她是这里唯一的适格者

她可不愿意想到真嗣和那个娃娃在一起——那令她感觉很不好——她不想影响自己的心情。

所以, 当加持把红着脸的真嗣领来

他鼓起勇气询问她是否愿意和他跳一支舞的时候, 她笑了,

跑着将他拉到舞池中间,举起他的手臂,在下面旋转出完美而幸福的圈。

他们在舞池站在舞池中间, 他微笑着向她解释,

他和他的父亲还有零,刚刚进行了一次"Heart To Heart"的晚餐聚会

舞蹈结束,她和他要去拿些饮料

经过舞池, 加持和美里叫住了她

没有说话的,只是点了点头。

她的脸变得微红,推着真嗣快步离开,

又回头笑了, 吐了吐舌头

槲寄牛*

她的确真的很喜欢跳舞。

注: * 在西方传统中,圣诞节这一天,会将檞寄生挂在门上及门眉上,如果两个人同时经过挂在门楣的檞寄生下,就要互相亲吻对方

20. 镜子&眼睛

她讨厌镜子, 但总是忍不住去照。

你就像"塞壬"(希腊神话中美若天仙的女妖), 镜子总是这样告诉她。

她在镜子前不停地扭转,展示自己身材的,那些亮点

她知道她的身材很完美,轻盈而柔软,丰满的胸部,与臀部的比例协调而匀 称,而且身上没有一丁点儿多余的脂肪。

但是, 镜子也是一个残酷的敌人; 任何一丁点儿的不完美, 无论是真实的, 还是想象的: 也无论是微小, 还是明显, 都会展露无疑。

她的肚子上,左半边腹部上,可以看见一道长约2英寸的横竖交错的疤痕(那些该死的,长着一张残酷微笑的脸的白色爬行动物)

在她的右臂上,两道细但长的伤痕,从她的中指和无名指之间,一直延伸到手肘。(那种疼痛,就像灼热而鲜红的长枪,从手掌一直划到手臂)

一道浅浅的伤痕,从她的左眉,一直延伸到眼角("我要杀了你")

她的鼻子和嘴唇显得太小,而眼睛又显得太大。

她常常在装腔作势,但有时却十分脆弱。

但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点:

她需要一个人来接受她,来爱她。

一个明明知道她是怎样的人, 而还爱她的人。

因为,要接受她自己,她还是要一些自信的。

但突然的,

她觉察到一双纤细的手, 搂在她的腰际;

一对温暖的唇, 轻轻地吻在她的脖子上。

"你看上去真美,亲爱的。"

她回过头,给真嗣一个甜蜜的微笑。

她可以不用担心了

她喜欢他的眼睛。

很像她的眼睛, 但不全是。

她的眼睛,蓝色,就像夏日温暖的阳光下,平静海面般清澈,透亮

他的眼睛,却是暗淡的黑色,就像夹杂着狂风、闪电的暴风雨,那样的灰暗

她,就像水;他,就像天

所以,她在盯着他紧闭的眼睛,等他醒来

她,想知道他现在在想些什么

是在梦着她吗?

她穿衣服了吗?

为什么她想知道这些?

又为什么她更希望她没有?

她努力不去想像,但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那种她刚刚从家赶来时的感觉,

那种无力,

那种失落;

仿佛失去了一切,

与这个世界再无联系一般

她多么想再看见他的眼睛;

想告诉他,

如果他曾经使这双美丽的眼睛流泪,

曾经从他的嘴里套出过一句"我爱你"

那么,忘了她吧;

只要让她再看见他的眼睛

所以,她走出了病房,长时间的等待是一种重负,心灵和精神上的

当她走出病房,坐在墙角时,零从她的旁边走过,走进病房;

她们擦肩而过,没有人说话

当零走到明日香刚坐过的地方,坐下,打开一本书,静静等待的时候,她听见真嗣的低语;

他的言语断断续续,无力而虚弱,"明日香!"

零微微皱了下眉,看不出任何情感的脸上,却是一脸的关切

这种表情,就像刚睁开眼睛的他,转过头,望向她所在的方向。

21. 放弃&A-10

"不!"

她的母亲;

那种感觉,她绝不会忘记——

就在她的面前,

她的灵魂就那样的、慢慢的消逝

随着时间

印象慢慢模糊、淡化

就像是一只油漆脱落的、暗淡的船

表面已经变黑

而逐渐发乌、变脏, 最终被遗忘

"不! 滚出我的内心!"

加持;

她觉得, 如果必须的话, 她得放弃一些她从未真正得到的

加持,就像一只流浪的猫,一切都靠自己

她选择了他,同时他也接受了她

但他绝不会是她的

他是美里的

尽管如此,她还是尽力在留住他

直到他离开

"不要进入我的思想!"

"我不想再想起来!"

于是,她一直在战斗

以她全部的激情和内心

直到

那一束明亮而耀眼的白色光芒

笼罩着她

她开始觉得害怕

她不想放手

因为

放手就是放弃

她不想放弃

不想

这是她一直坚持的执着

"滚出我的心!"

她不想放手

是因为

在使徒白色的耀眼光芒下

她所仅存的、最后一点还没有展露的内心

最后一点希冀,最后一点爱

——那被隐藏在内心最深处的 她对真嗣的,私密而真挚的爱

无论如何,她都希望他明白 即使她将失去她引以为傲的自信 面对失败的耻辱

"不要让我回想起来!"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她才不愿放手

她喜欢她的 A-10

在它们成为她的标志之前,它们是她母亲过去的象征

"*来,小香,给你一样东西。*"齐柏林说到 她从盒子中拿出一对红色的、像喇叭的发卡,别在她的头上

她的母亲亲自参与设计了这一装置,她也是第一个佩戴它们的人

她戴着这幅耳机,工作了无数小时每个细节都由她亲自精心设计、修改

她亲自实验了它们的功能、重量、佩戴的舒适度以及功率。

"所以宝贝,告诉妈妈,你能听到什么吗?"

"那是什么,小香?画的是我吗?"她笑着,从红发碧眼的小女孩手中接过那副粗糙的画作,那是她唯一留给她母亲的东西

但每当她戴上 A-10 时,她仍可以"听"到她的母亲所留下的最后的思想回音

就像是在厚厚的玻璃橱窗后面讲话,

虽然看得到嘴唇在动,可以想象到声音

但却不是真正的言语

"*那是妈妈吗?呵呵,看上去就像一个恶魔。*"她笑着问 旁边的小女孩不说话,只是在笑着点头

之后,它们成为了她的一部分,几乎是她最完美的自我; 是她的象征,不是行为,也不是言语

那些小小的、红色的发卡, 代表的

是她的真实身份

是她的理想和自我

它们使她能驱动 EVA 使她成为最优秀的适格者 使她独特于其他人

"看啊,妈妈!我被选中了!我要成为最优秀的驾驶员了!"

她知道,它们就是属于她的。

透过镜子,齐柏林微笑地看着她的女儿,红色的头发,还有那副耳机

从那时起,A-10 就专属于她在世界上无数被创造出的事物中它们是唯一的存在所以,她总是戴着它们

"喜欢它们吗?"她问那个总是点头微笑的小姑娘。(这里指是明日香的女儿)

一样的,她总是陪在他身边。

"Mai,去找Kotomi 玩吧。"明日香说道;正说着,美里的小女儿就跑了过来。 她看上去就像是美里的缩小版,也有一头紫色的头发

现在,对于她来说,她很乐意能把自己的一部分给别人,而她的心也会变得完整。

22. 哭泣&他的嘴唇

她讨厌哭

"豪华餐厅?第三适格者,你可真舍得花钱。"

对她来说, 哭泣是软弱的表现

"明....明日香,我想问你一些..."

这让她想起一个纤弱的小女孩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慢慢

逝去

每个消逝的早晨

每个黑暗的夜晚

她能做的

就只是默默地看着她

越走越远

直到尽头

这让她想起

那来自使徒的 明亮的光芒

以及被照射时 灼烧的痛苦

那些她不愿回想的

可白的记忆

被毫无保留地重新唤起

充斥着她的心: ——

加持,还有小时候的她

痛苦、伤害、孤独

"我向上帝保证, BAKA, 你要是再装模作样, 我就..."

这让她想起真嗣

让她想起 当一切都结束之后

那个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沉默的夜晚

他究竟从初号机中看到了什么

她永远都不会知道

但她从真嗣身上看到的, 却使她觉得像她失去了什么

所以

她决定不让某些事,某些人再离去

突然, 他单膝下跪, 跪在她的面前

她很高兴他,最终还是回来了因为,事实上,她从不想要他离开

如果

她最终会再一次失去她一生所追求、寻找、期待的人那些她的战斗的目的 那些她的愚蠢的骄傲 又有什么意义

她明白了他的意思,她才明白.... 泪水慢慢划过了她的脸颊

最重要的,她之所以讨厌哭,还是因为他

"明日香,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但有些时候,她还是会忍不住。

她喜欢他的嘴唇

她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以为接吻专家 事实上,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回想起他们的第一次 那次失败的接吻尝试

她从没有想过

为什么她会觉得捏住他的鼻子会是个好主意?

他们都会觉得, 那其实是一次戏剧性的安慰

为什么她会介意他的呼吸会弄痒她的嘴唇? 虽然她的嘴唇的确很敏感

当她看见他坐在自己对面,周围凌乱散落着书 她忍不住舔着自己的嘴唇

他在慢慢品味着他所做的菜 他看上去十分专注 也没有去注意那被弄乱的头发

她一直在盯着他的嘴唇,看着他在慢慢咀嚼那些食物

她

就是

不能

忍住

不去看

一点儿

也不能

连一声低吼的警告也没有

她就偷袭了他

一下扑在他的怀里, 抓住他不让他逃脱, 把他压倒在椅子上

她的腿跨在他身体的两侧

她压住他

用手捧着他的脸

嘴唇一点点的向他靠近

直到,她最终吻到了他

一个深深的吻

仿佛她的生活就依赖着这个吻

她知道应该让他不时换气 除非她想重演上次的失败的吻

她真的非常喜欢他的嘴唇 它们温暖而柔软 她也喜欢它们的味道 就像她最喜欢舔食的棒棒糖

她撅起嘴唇,深深亲吻着他 她希望这个吻能再长一些

真嗣用他有力的手臂,轻轻将她拥入怀中 回她了一个带有情欲吻 她忘记了一切 只记得:

她喜欢他的嘴唇 但更喜欢亲吻它们

她需要呼吸

23. 花&手机

她讨厌花。

对于她来说,一个男生所做的最罪恶的事莫过于:

给女孩一束花,浸满香味,廉价的古龙水,还有一盒巧克力,以及一次月光 下的海边散步

她拒绝过无数的白痴,甚至比她打破规矩的次数还要多.她不得不一次次的告诉他们,她不在乎把那些在潜意识里只打她身体主意的家伙打成散架.(即使是他们用一些更积极的方式,更谨慎的语言来暗示)拜托,她可不是战利品(尽管她足够漂亮).她也绝不是那种可以随意带回家给妈妈看的女孩.

她不是那种总是倾听和欣然接受,害羞、安静、拘谨的女孩。(你想要那种在家里穿着围裙,等你回家的女孩?首先要告诉你,她可不是那种人)她是火热的,决不宽恕,也不羞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她也丝毫不畏惧吼出自己的情绪("你个白痴!""真恶心!""你到底什么意思!")

她也很诚实。即使她把你推到一边,她最终也会再把你拉回来。她有占有欲,不喜欢任何人碰她的东西。

总之,她不喜欢花,因为它们太少女情怀。

但她也有喜欢的时候, 比如真嗣送给她花的时候。

她喜欢她的手机

那是完美的小物件: 小巧、精致

它是那种活跃的红色(如果你是伟大的惣流·明日香·兰格雷, 你总要装扮自己)。这种颜色很适合她。

它可以播放音乐,这对她来说很有用。当她在课上偷偷拿出手机,听着音乐,

而淹没了老头儿那沉闷的声音,学校里那些无聊又无尽的时光就会过得很快了; 当她坐在电车上,缓缓驶回城市,她也在听音乐打发时间;像丽那样,看着窗外, 微微叹息着,将时间花在外面的风景上

但或许最好的功能是它的相机

她喜欢给自己拍照(她为自己做了张迷人的壁纸),她也喜欢给她身边的人拍照。在这样的快照中,每个人的个性都可以表现出来

真嗣,手里拿着自助餐厅的苏打水,正在看着他,脸上有一种清晰...但也不知道是什么...

(也有一些照片是光帮她拍的)外出郊游时,她是照片中的第六个女孩,脸上带着真挚的微笑,没有露出牙齿。

丽,一本正经地从书里抬起头;

而真由美则是惊讶地盯着相机;

加持,拿着一罐苏打从休息室里走出来,在看见美里走来,头转到一边;

美里, 狂饮又大笑着, 嘹亮的声音从胸膛里发出;

律子,略带严肃的从文件夹中抬起头,伊吹则直盯着相机,惊讶映在脸上。;

白痴二人组,露出牙齿在冲她微笑;而小光的怒骂,在她的脸上和头上体现着,甚至在照片上也显而易见;

茂和诚,脸上带着他们招牌式的"傻瓜"微笑,而后面的伊吹则皱着眉,双手 抱在胸前。

每当她看到这些照片,总会忍不住若有所思的微笑,注意到这些照片的相同之处

美里,抬起头看着加持,一种幸福的笑容完美的映在他们彼此的脸上,没有 什么能阻隔在他们之间;而律子则在背后微笑着,脸上流露出认可的表情。 她所拥有的唯一一张三位适格者的照片,是伊吹拍的: *真嗣和她,还有丽,淡淡的微笑*。

美里,由于她的有力一推,意外的亲到了加持,他脸上难以置信的表情,被 无意的拍了下来:他们身体所成的角度,美里紧闭的双眼,和美里脸上表情所表 达的含义,她绝不会忘记

还有一张照片: 真嗣和她, 在相同的地点, 做着相同的事情, 还有脸上相同的表情

她看着(照片上的)真嗣沉沉的入睡,在他的床上,她的床上,他们的床上。 她笑着。

这样的场景就像是在现实中打印出来的。

24. 快餐&偷袭

她讨厌快餐

你知道一个巨无霸汉堡中有多少卡路里?(540)薯条中钠的含量有多少?(每 100 克中含 190 毫克) 炸鸡块真的是由鸡肉做的?(她更愿意坚持自己的观点)

还有,奶昔中所用的是什么牛奶? (她希望是脱脂或低脂牛奶)

当她在不断翻看最新的少女杂志中那些琐碎的文章时,她忍不住向真嗣皱眉头.他看着她,脸上一副"我该担心些什么吗"的表情,而嘴里还在咀嚼食物。

她又开始一片长篇大论,指责他为什么不带她吃些更有营养的午餐,说这样下去他会不停变胖。(尽管她知道他不会,白痴真嗣右不错的新陈代谢。尽管她也是,但她不愿意冒险。)他则会说她疯了,她会像往常一样完美,而且不需要担心体重。

她回应他,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当你穿上收住体型的那种紧身衣服,无论你是冷静还是激动,每个人都会清楚的看见你的身材)这一切都是那个变态白痴的错。(她是正常人,加持也是),而他是那种只为柔弱纤细身材而追求女孩的人。

他会辩解道,有些人更喜欢丰满的而不是瘦的女孩。而她则会拍案而起,脸 靠近他,朝他吼道:"那去约一个D罩杯的胖女人啊!"

然后之前的争论就会升级为全面的战争。他会俯下身子亲吻她,她会立马安静。他拿起一根薯条放进她嘴里,再小心翼翼地合上,朝她微笑

所以有时候, 真的很难讨厌快餐

她喜欢偷袭他

在他没有防备的时候扑倒在他身上很有趣

他在平静的哼唱着做着今天的早餐(或是午餐,晚餐,无论什么都很有趣)

而她会闯进来,从背后打他的头

或是他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走动,带着 penpen 做些必要的运动。(令人惊奇的是,主食吃鱼和啤酒可以让你变得更大..,...)她会故意的(但他不能证明的)走出浴室而只裹着一条毛巾,(或是走出他的房间而只穿背心和短裤),然后尖叫,骂他是一个变态的偷窥狂。

但她更喜欢用不太暴力的方式来给他惊喜。当他醒来看到她就在他身上,像小猫趴在主人身上一般,看着他,微笑着,那时他的样子真可爱。

或是在分开去上课前,午餐休息结束前的几分钟,她会在他的脸颊上快速的 亲一下。他脸红的样子,也很可爱

不仅仅是通过无论何时她对他微笑、使眼色,或用撅嘴来表现感谢的时候, 他脸上那明亮的微笑,他的气息声也可以让她知道他喜欢这一切。(也可以通过涌 上他脸颊上的红色,知道这个男孩,真的喜欢这一切。)

她喜欢把他扑倒在地,沉浸在惊喜之中,享受几秒种他脸上的惊讶表情。然后,她会低下头,他也会自然而然地回应,微笑着。

他反击时,会从后面抱住她的腰,把她举起来,抱着她在客厅中转圈。她的尖叫声和笑声,夹杂着他的,(这样的反击)她不能不接受。

追求而得到的爱情固然美好, 但不经追求而得的爱情则更美好。

25. 闲言碎语&黄色连衣裙

她讨厌闲言长语

不,等等,只有在那些配角说对的时候,她才讨厌

当然,大多数时候他们还是知道自己的位置的,尤其是真嗣.当另外两个小丑(东治/相田)在他周围,又开始那些关于他们俩"夫妻"的言论时,他总会明白她的无言的命令:"闭嘴!你个白痴!""快带我们走!"

但那只会再变成闲话[那个词(夫妻)又来了]

他们(东治/相田)会很快的指出他们(明日香/真嗣)的文化差异、他们的住宿安排....

事实上,他们的确是常年住在一起(一开始是因为必须住在一起,后来是因为懒惰而不愿意搬……现在,她要找个新的借口了。)他变得有些像她,而她也变得温柔了一些。(实话实说,她不如原来坦诚了。)

她是那种疯狂的、通过大吼而引起注意的愚蠢的天才。(因为,作为 14 岁而拥有大学学历的她,却还在为了汉字发愁。)她是富有而被宠坏的孩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日本的西欧人一般都是势力的亿万富翁,外加上,那辆她用她母亲留给她的钱买的红色跑车)

她是那种喜欢失败者的公主(这也发生在她最好的朋友身上,比如小光) 但事实是,她还不止如此

但当她和真嗣一同走回家,真嗣对她微笑,而东治又他们身边说着"夫妻"时,小光却在不断的拧他的耳朵,这时,她忍不住对真嗣回应了一个微笑

有时, 正确的闲言碎语也是可以接受的

[&]quot;准备好了么?"

她喜欢她的黄色连衣裙

这是一件很漂亮的夏装:可以唤起年轻的、快乐的日子

一次和第一个让她觉得相处愉快的人的海上航行;也就是那次,在那个特殊的日子,令所有人印象深刻。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典型的热血少女,被一个白痴的外国男孩碰巧看到了内裤,这个情景就会永远铭记在你心里。(该死的变态白痴!)

这是一件漂亮的衣服:她的第一件,正式的成人服饰

但并不是她买的,而是在她母亲的房间里找到的;还有一张照片,是她母亲年轻的时候。那时的她正在出席大学的毕业典礼。就像几年前的她,一样的蓝眼睛,就是她母亲的显得更暗淡,因为照片年代久远而被腐蚀的缘故;一样的红发,就是她母亲的更短些,带卷的头发刚过肩头,红色的头发比她的更深。

她身边总有一个和母亲年龄相仿的人陪着她,她的头发是栗色的,更长,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眼睛是蓝色的,但蓝的更深,几乎成黑色,眼睛大而深情。(她总想知道她是谁。母亲的老朋友?还是一个她叫做阿姨的人?)

"嗯,看我的吧!"

照片上妈妈穿着一样的衣服,对着照相机微笑着,耀眼而灿烂的笑容。

"我...我真的喜欢这条裙子,明日香。"(真嗣说)

一样的笑容,就像是母亲离开时的一样。

她轻轻的笑了:"嗯",她轻声说,"我也是。"

这是一条漂亮的裙子:和他第一次"正式"约她时她穿的一样,和她在其他重要的节日里穿的一样,比如今天。

"这家餐厅不错,第三适格者。"她微笑着,做出这样的评论。

他把手上的小绒盒紧张的打开了,"我希望你能喜欢它。"

而且,不出意料的话,这条裙子也会是她在他说出那个最重要问题时穿的衣服。

26. 戏剧&微笑

(本章节翻译参考了t3cn 上已有的翻译,向原译者表示感谢!)

她讨厌戏剧。

或许她还可能会说她讨厌自己,但实际上,她的每一个故意的举动每一句夸 张的话语,她经常动不动就喊过来寻开心的那个人的名字,她那些无力而空洞的 威胁,都说明了一件事:她讨厌戏剧。(然而,她却不介意成为一个小题大做、大 惊小怪的女孩)

她讨厌人们过于深入地挖掘剧情,不管什么细节都要找出来,然后无聊地想 弄明白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她只知道,如果某样东西是用来让人理解的,那么它肯定不难理解。

那为什么在那冷冰冰的逻辑背后隐藏的因果关系就那么难懂呢?为什么一旦带上情感,就会弄得一团糟?

当她看到他慢慢走近她,轻轻地抱住她(这应该是她的拥抱才对!),深情地吻着她(这应该是她的吻才对!)......总之当他对她做着一切一切应该倒过来由她来做的事情的时候(听起来挺绕的对吧?可有什么办法呢?她现在脑子一片空白,真是要命!),她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任凭自己的愤怒与激情一点一点升起来,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

她非常清楚, 自己就快要做出令自己讨厌的事情来了。

所以她赶紧跑进卫生间。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的感觉,让她忘记了该做什么, 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

绝大多数情况下, 生活就像一出戏剧。

"真嗣.....我得跟你谈谈,真的....."

所以说,她讨厌戏剧。

她真的好喜欢他微笑的样子

"你在说什么?"

"我看到你们俩在一起。"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一点,可是心头的那把刀却越扎越深,"祝你们幸福。"

他的嘴角微微上翘,她就是喜欢他这样子,并非真的微笑,只是一个微笑的 开始。

"嗯,谢谢,我猜也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绝不会挡在你和丽之间!"

她爱死这种感觉,也许这是她唯一能做的;如果不这样,如果他真的给她一个令人心碎的微笑,她肯定会有掉眼泪的冲动,而那将会非常糟糕。

"我知道你爱她。"

"嗯, 是啊....."

现在她已经无法控制了,他那该死的微笑……她觉得自己的视野在渐渐模糊,呼吸急促,喉咙里不停地哽咽,想要控制声调已经越来越难。当然了,别去管它自然会容易得多,只要就这么让声音破碎,让所有的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

"那……就跟她在一起吧……"不太妙啊,她觉得自己正在提高嗓音,情绪越来越不稳定。"开心点,还有——"

"明日香,丽是我妹妹。"

她无言以对,只能报以微笑。一开始只是个小小、不确定的微笑,直到她意识到这正是他要说的、他要暗示的、他所感受到的

"呃。"明日香彻彻底底地无言以对。

"其实我爱的是你。"

于是,她的微笑越来越灿烂,那是一个足以照亮全世界的微笑,清清楚楚地写在她的脸庞上,映红了她的双颊。仿佛整个世界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粉色,可爱而温馨,暖人心房。她清楚自己说不出话来,她仍旧只是在微笑。

此时此刻,她没有其他的感觉,心中只有快乐,以及,无言以对。

27. 他的帮助&七夕节

(本章节翻译参考了t3cn 上已有的翻译, 向原译者表示感谢!)

"嘿, 嘿......真嗣......"她的声音结结巴巴, 脸红的跟头发一个颜色。

她讨厌他的帮助。

"好,好的,我来做。"他也结结巴巴,眼睛牢牢盯着双脚。

准确地说,她讨厌向他寻求帮助。

"嗯,谢啦。"她说道。令人尴尬的沉默横隔在两人中间,让人心里不自在……终于,午餐时间结束的铃声响了。

谢天谢地的铃声。

她是伟大的惣流•明日香•兰格蕾, 天才少女, 精英驾驶员 (至少目前是), 人类的救世主 (此外在网络角色扮演游戏中, 她还是圣炎的血色骑士, 王国的守护者, 掌管整个边境的伯爵夫人, 以及伟大的日耳曼加冕公主), 她应该是高高在上的, 怎能如此自降身份?

噢! 落差可太大了!

她看着挂在自己房间里的等身穿衣镜,忍不住觉得背脊上一阵冰凉。她完全 可以在任何时候搞定任何使徒(甚至可以一次搞定它们全部)。这一定是场阴谋, 一定是,肯定是哪个看她不爽的人想出来这个游戏,好让她——

"明日香!真嗣来了!"她听到她母亲咯咯笑的声音透过薄薄的门板传进来。

她叹着气从房里出来,可是当看到他朝她露出来的表情时,她不由自主地脸红了。那是她这辈子都一直希望他给她的表情。

"你,看上去漂亮极了。"他不好意思地说着,把那東早已枯萎的花塞到她的 手上。 她有点不知所措。

"谢-谢谢。"她看着那些花儿微笑。

现在她明白了。

"*舞会上好好玩啊*!"她妈妈一边微笑一边喊道。随着门轻轻关上,她飞快地在他嘴上吻了一下。

她总可以从他那儿寻求帮助。

她讨厌七夕。

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常常盯着窗外繁星点点的天空,就这样......一 直看着。七夕对她而言就是夏天的同义词。

等她慢慢长大,她发现了其他跟夏天有关的东西:比如说假期,比如说在朋友家过夜,还有懒洋洋的下午以及沙滩边的快乐时光。但在记忆深处,她永远也忘不了她的爸爸妈妈穿着丝质和服,带着她在街上游玩。她爸爸会把她扛在肩上,她自己一个劲地吃啊笑啊,而妈妈总会给她买条金鱼,用塑料袋装着(那些可怜的鱼总是在一个月之后神秘地消失掉)。

她跟他手挽着手,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一起沿着街走回家。突然她停在一个购物街区,想起来看看泳衣(她只不过一不小心知道了那种款式会让他流鼻血。)

接着,她会陪着他一起去看七夕节和服,让他坐在那儿,自己一件又一件地试穿给他看(主要是寻他开心,因为她已经带好了自己想穿的)。她特喜欢自己从试衣间走出来后看到的他脸上呆滞的表情,坐在那儿一个劲地点头称是,甚至不听她的问题。比如"真嗣,你愿不愿意给全校的男子垒球队成员洗衣服?""啊,是啊。"

此刻他们正手牵手走在纸灯下,她凝望着星空,而他则努力不去看她的双腿

(她喜欢日式浴衣柔软的翻领,下面则像迷你裙,还有她的深红色短袜,跟长袍的丝绸很配。)

他们在一棵挂满了纸灯笼的橡树前停下。她拿起一根又薄又窄的纸带,用小 毛笔蘸着身边的墨汁,写下自己的心愿,好挂在竹子上,伴着悠扬的钟声,和其 他灯笼以及各种各样的装饰品一起随风飘扬。

"明日香,你写的是什么?"

"你傻啊?我要是告诉你了就不灵验了!"

他俩都笑了,她转身看着群星。

我希望能永远和他在一起。

她知道, 自己会心想事成的。

28. 自我厌恨&小毛病

(本章节翻译参考了t3cn 上已有的翻译,向原译者表示感谢!)

她不喜欢这种自我厌恨的感觉。

为什么最近只要她一照镜子就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这种僵化的灵魂从她的眼睛里不停地流露出来,让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光彩,一切都变得粘滞,慢慢地,慢慢地流向死亡。到底是为什么?

直到一片温暖的橘黄色潮水将这种感觉赶走,那一刻仿佛所有人都涌入了她的脑海,但又好像一个人都没有,就好像站在一列满是乘客的火车上。有些人她认识,有些人她关心,还有些人则是她痛恨的(绝大多数是这类人),当然还有她爱的(一个熟悉的名字在她脑海中响起,接着是那胡子拉渣的下巴,还有那个马尾辫.....)

她知道自己在做梦,显然这是她眼前唯一能做的事,不知怎么回事,她的身体不听使唤(就像那台曾经是她心爱的二号机的机器娃娃)这个梦她以前也做过,感到自己在下坠,但是周围一片漆黑,她觉得自己在飞(但是她知道,她确定,她在坠落)她不知所措。加持的身影突然缩小,变瘦,下巴上的胡子慢慢消失,仿佛缩进肉里;他的头发变得越来越短,有着丝绸的光泽,然后——

等等,他在这儿干什么?

好像他能读懂她的想法似的,他慢慢靠近她。现在她明白了,她百分百地确定她在坠落,因为她是头朝下;周围也不再一片漆黑,而是明亮的绯红色,令人刺眼的红色。

"嗨, 等等。"他带着微笑, "好久不见了。"(她还觉得.....)

接着她大声尖叫起来(或者说是想像自己尖叫起来):"白痴!你以为自己在干嘛?"她现在没闲心去思考为什么他靠得这么近(太近了),为什么他的双臂会搂着她的腰(其实两人这样挺舒服),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么温暖(相当的温暖),

还有为什么他的微笑如此的——

"抱,抱歉。"他笑了笑。此时此刻,她终于明白,再也不会有恨,再也不会深陷于对自己无穷无尽的自我同情之中。

她自由了。

"对,对不起。"听着他的道歉,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喜欢他这些小毛病。

"没事啦,这次我破例饶了你,下次别再犯同样的错了哦。"

为什么她过去会那么讨厌他呢?被他吓着了?还是因为从他身上她发现了一种影射着自己的、同时又让自己感到害怕讨厌的丑陋映像,透过伪装和表面上的完美无瑕,深深地扎进骨肉,让自己发现自己的本质是多么丑恶。

所以她很高兴他在这儿陪着她,她也很高兴其他人能来,这种感觉很温馨,很祥和,就像她在二号机里的分分秒秒(或者说是时时刻刻、日日夜夜、岁岁年年)。有点分隔、有点冷漠,但是又很亲近、很有趣、很开心,(奇怪,为什么老觉得像是优等生在狂欢?)她觉得所有人身上都有这种感觉,包括玛雅、日向、青叶、甚至是副司令以及——

她带着微笑, 注视着一对对腻在一起的情侣。

"这里是所有可能性的节点。"真嗣轻声说着,没有松开她的意思,"我们在所有平行世界的连接点。"

"这意味着什么?"她问道,然后没等真嗣回答,她已经猜到了答案,尽管她正觉得所有的仇恨、困惑、内心的阴暗与害怕都在溜走,融入那逐渐淹没她的橘黄色的潮水之中。说实话她不太在乎这一切;她是希望他们别再靠近她,但又觉得这样很好,仿佛他们更实在、更清晰,然后,突然的,他们消失了。她希望人们归于平静(至少和身边的他一样)

"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做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

"我们可以自己选择。"

"只要你有生存下去的愿望,并且决定回来,那时你可以回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数不清的地方供你选择:你可以选择和我一起在血海边的沙滩上醒来,或者做我青梅竹马的好朋友,继续在第三新东京市做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

"或者,我还可以回到'彩虹之上号'上,重新对你好一点。"她笑了,"选择是 无穷无尽的。"看到他脸红了,她问:"怎么啦?"

"我从来没有看到你那样笑过,很漂—"他也发现自己脸上发热,结结巴巴。" 我喜欢那样。"接下来的话真嗣说得很小声,但她还是听得出来。哪怕此刻她的脑 子乱的一团糟,她也听的出来:

"我真的喜欢你这个样子。"

"我听不到!"她一边笑一边朝他大喊。(她当然听得到,她听得清清楚楚)

"我说,我爱你!"他大声喊道,地下了头。她捧起他的脸,很快地吻了他一下。

这是一个朴素的吻。

"其实我知道。"

她真的很喜欢他这些小毛病。不管这想不想像得出来。

29. 狡猾&码头

(本章节翻译参考了t3cn 上已有的翻译, 向原译者表示感谢!)

她讨厌他狡猾时的样子。

"有时候你真的让人头疼……"

"你说什么!?"

每天早上他总是尽量让她先进教室, 在转向全班同学之前松开她的手。

"你总是迟到。"

每天早上她来叫他起床,他总会皱起眉头假装很生气,或者在学校里假装陪她做课题,眼睛里却堆满了笑容。他常常装作被她惹恼,却又偷偷凝视着她的脸庞,紧紧盯着她的双眸,就像一个落水挣扎的人拼命地抓住救生索。

"就一小会儿嘛。"

他俩的手互相抚过,不过在教室里的人看来,这不过是场"意外",所以什么都 没发生,只有两个学生把书拿出来复习功课。但是她心里清楚,她知道。

这都是计划好的。她的手指轻轻地滑过他手上的骨节,顺着他手上的线条,如同藤蔓缠进树皮,像一条丝绸缓缓包裹住他。他也是有预谋的,触碰她纤细小巧的指头,嘴角挂上了一丝微笑;紧接着这微笑消失不见,他的手突然收回来,不小心散落了一些卷子。

"笨蛋, 瞧你干的好事!"

趁着两人蹲下来捡试卷,他又用膝盖去顶她的膝盖,两手胡乱地抓住她的手,摸着她的指头。

"快来看哪! 夫妻俩又在交流感情了!"

听到同学们的议论,两人狡诈地相视而微笑。(差点大笑起来)

接着两人不约而同地摇起了头。

"才不是!"

她喜欢湖边的那个码头。

她知道这听起来挺可笑,所以要是有人问,她肯定不会承认。但她确实喜欢,毋庸置疑。

她每个夏天都来这,十三岁之后,她每两个星期就会来一次,这已经成了例行公事。她会带上一条太阳裙(也可能是四条或者五条,全都有各自配套的太阳帽。每次往车上装行李的时候,她爸爸都会和声地抱怨几句。)

- 一到那儿,她就兴奋地帮忙卸下东西,然后迫不及待地跑向岸边的码头。
- "明日香,中午记得回来吃饭。"
- "知道了妈妈。"

接着她就坐在码头上,静静地看着深蓝色的湖水,让时间一分一秒地伴着天上的云朵一起缓缓飘过。

虽然闭着眼睛,但她还是感觉到一片阴影飘了过来。她忍不住露出了微笑, 一个灿烂的微笑。

- "等你好久了白痴!"她朝他笑。
- "抱歉。我一收拾好就来了。"

每年夏天都这样。她一家人会过来,在湖边住上几个礼拜,而她白天的大多数时间都跟他在一起(还得算上一些星光灿烂的夜晚)。或者谈笑风生,或者默默不语。有时候两人并肩躺在码头上,就这么呆呆地看着蓝天白云。

像小孩子一样幸福地微笑。

"嘿真嗣,想吻我吗?"

每当她从那儿回来,她都会记起她那浪漫的初吻,就在那个湖边码头,当漫天礼花照亮他们靠在一起的脸颊,当潺潺流水在身边轻声吟唱。

此刻, 她感到他的身影就在跟前。

"嘿笨蛋,等你好久了。"

当她站起身报以他一个热情的吻时,她真的不得不承认:

她爱这湖边的码头。

30. 傻瓜&沉重

她讨厌别人把她当成傻瓜来玩弄。

"一个礼拜前!"真嗣转过身,脸上满是震惊,接着这震惊立刻变成愠怒,以便掩盖他找借口时的可怜样:"我,你,不是你想得那样明日香!"

"少装蒜!"

她尤其讨厌自己傻乎乎地掉进陷阱,被人家设好圈套等着上钩。

"你得好好解释一下。"明日香皮笑肉不笑地转过他的胳膊,用力扭住,不让他动。"明日香,别这样,疼啊!"她不理他,仍旧笑嘻嘻地推搡着他,也不管周围人惊讶的神情。

"我们得单独呆一会儿。"

她没管他那喉咙口的抽泣声,用力把他推到床上,不等他询问、质疑、解释, 她抓住他的手腕,把他放倒在床上,然后用自己那双长腿紧紧地夹住他上半身, 免得他乱动。

现在他只能任由她摆布。她不会原谅他的, 更不会轻易忘记这件事。

几分钟后, 她隐约听到门开的声音, 还有一声被咽下去的尖叫。

不过她不在乎。

应该说是他们俩不在乎。让人家看去吧。

门被轻轻地关上,貌似那人不想打扰他们俩(哪怕是天堂里最厉害的天使,此刻也不敢进来,更何况是她?!)。两人依旧缠在一起,耳鬓厮磨着。

她还是跪在他身上,她的手还是牢牢咬住他的手腕,把他的双手按在床头, 一点没有要松开的意思(反正真嗣也没有要她松开的意思)两个人就这么腻在一 起,融化在对方的吻里,轻柔而饥渴,激情却又平淡。此时此刻,她脑子里只想 着两件事: 第一:天哪我在吻着真嗣啊天哪我在吻着真嗣啊天哪我在吻着真嗣啊......

第二: 惣流•明日香•兰格雷讨厌被别人愚弄,只要她找到机会来报仇,她 就肯定会好好享受的。

不过,真嗣好像很高兴,在他印象里,这可是她头一回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她喜欢 gravity。

不是说开普勒定律中的那个"引力",她不是这个意思。(gravity 有"引力"的意思,也有"沉重"的意思)

她是喜欢那种趋势,让所有事情都变得迫在眉睫,无法逃避,无法改变。她觉得自己在下坠,她忍不住想:自己的记忆还是真实的吗?那些事情真的发生过吗?难道说,女人真的是水做的?几滴眼泪就让她迷茫、就抹掉了她全部的记忆,只剩下感情用事了吗?

"明日香!"

她突然打了一个寒颤,心底蓦地升起一股恐惧。也许,仅仅是也许,也许这次会有所改变,也许明天一切都将重新开始:那漫长的雨夜将就此打住,所有的记忆又会被朦朦胧胧的薄雾笼罩,又一次渐渐淡去,就好象......

"明日香!!"

她停止了冥想,难道自己喜欢被别人这么叫吗?

"明日香!!!"

又来了,这次她能确定,的确有人在叫她,这不会是她想象出来的吧?

她努力反抗,可是没用,有种东西在她内心深处,让她刻骨铭心。她觉得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拉她,沉甸甸的力量,好像地球引力。她忍不住露出微笑。

她爬上扶栏,张开怀抱,朝着那浩淼的蔚蓝色跳下去,脸上带着一丝忧伤。

接着他抓住了她,拼命地抓紧她。

"我爱你!"他不停地说着,"我早该告诉你我有多么爱你,没有你我怎么受得 了....."

她喜欢"引力",她喜欢那种沉甸甸的力量,她喜欢"gravity"。

31. 十二月&滑雪

她讨厌十二月

12月4日

但她更讨厌她的生日

她还记得和妈妈一起度过的生日的情景: 到处是客人们的祝福的笑容; 新鲜出炉的东西的味道: 还有爸爸深沉的笑声。

"明日香, 你还在睡觉吗?"

妈妈脸颊的舒服、柔软的触感,在一切纷乱之后,依偎着她入睡,拭去她眼角的泪水。(可以理解成明日香晚安喊"妈妈"时眼角的泪水.....译者注)

妈妈紧紧抱着她,她感觉到平静和安心,有一种美妙的温暖感觉充满她全身。

"我不想醒来"

在那之后,生日就不值一提了:爸爸和妈妈的匆忙的祝福;而这两个德国科学家庆祝女儿生日的方式,就只有不断查看着往年的报告,以及比对数据

也只有在加持偷偷带给她巧克力和玩具,而美里送给她一块插着蜡烛的蛋糕时,她才会有些许惊讶和笑容。

"你(把我叫起来)最好有好事。 白痴!"

当然,他会竭尽全力的。他递来一份早餐,放在她面前,是一份传统的德国早餐。

早餐在德国是一件重要的事,而在这里则因为太过麻烦而被忽视。在她面前的,是一大盘熏肉,香肠和鸡蛋;麦片,奶酪还有水果,以及德国的全麦面包棍,还有切的如纸薄厚的烟熏三文鱼。

还有,一块简单的巧克力蛋糕,上面插着一根红色蜡烛。

"Das Essen war sehr gut..."(早餐很不错...)她微笑着,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 欣赏着他微红的脸,"Danke"(谢谢)

但或许今年的生日就不同了

她喜欢滑雪

"来吧,真嗣,你可以的:快跟上!"

她喜欢这样的感觉,喜欢疾驰和飞翔

她喜欢接二连三的快速超过他,催促他快点,赶快跟上

"拜托,你个慢家伙,你要是再磨蹭,就别加入我们了"

他会尽力去赶上她,而她会朝他吐舌头,更快的滑下坡道,让他继续跟上;她会在他身边滑行,让他在运动的劳累中欢笑,又欣赏着他脸上的坚定。

她会在看到他不行的时候停下,(真的,那个白痴早晚会变得超越自己。如果没有她,他又怎么会呢?)她会走到他身边,开始抱怨她没有力气走到椅子那里。他会抱怨但微笑,抓住她的手,把她拉到身后的座位上,把手里早准备好的水给她.

"真嗣,我累了...."

"你不该过度运动的,明日香."

"背我?"

她喜欢滑雪,那是因为,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当她累了而走不动的时侯,他会背着她,没有抱怨的。

32. 醉酒&生病

她讨厌在喝醉酒之后走回家

她是个成年人,该死的,她应该被允许继续喝酒。该死!

直到光皱着眉告诉她她已经喝得够多了,(而她醉醺醺地回答到,世界上所有的酒都不够多)而丽告诉酒保不要再向她提供酒了,所以她开始醉醺醺地和周围的人调情,让他们再给她买一杯。"真难喝!"(直到那些愚蠢、没用的保卫们出现,警告给她酒的家伙走开。)

然后,不知怎么的,光就在她身边,陪着她跪坐在洗手间的地上,她感觉很糟糕;

头很痛,肚子也疼,,...

但是,她的胸口,是最疼的地方.....

现在,光和丽正搀着她穿过第三新东京市的废弃街道,而她开始含糊不清地 说出自己的秘密和内心,想告诉她最好的朋友,以及她的伙伴,为什么她会不顾 一切的想喝醉,每天,每夜....

现在,她在哭,呜咽着,颤抖着,抱着生活中最亲近的两个女孩,在慢慢地低声说...一种虚弱、绝望的低语,却在她脑海里大声的一遍遍重复....

然后,她在哭泣、呜咽中慢慢睡去,紧紧抱着自己。

她明白,明天,她又会以一副勇敢的面孔,骄傲的态度和姿态,展示在世界面前。

但当这一切过去,她会直接回到家里,或者再去酒吧,让自己喝醉,试图用全世界的酒精来填补自己内心和灵魂的空洞。

她不禁想到明天将面对的严重后果; 更糟糕的, 她不禁觉得这一切是徒劳的。 当眼泪慢慢退去, 她不知不觉陷入了温暖的拥抱, 她明白...... -----

她并不是真的喜欢生病,只是有时候你也不能控制。

她早上起来, 觉得有些头晕, 但她也没有多想, 继续她日常活动

"早上好, 碇叔叔和碇阿姨, 我来找真嗣。"

"白痴真嗣,快起床!我们要迟到了!"

"再见,碇叔叔和碇阿姨。"

但随着这一天的过去,她开始觉得有些虚弱。

她想起她还没吃东西,于是她将这虚弱归咎于没吃东西身体成长而营养不良到了午餐时间,她和真嗣坐在一起,一如既往的享受着他做的午餐

"喂。明日香。我还没有吃完呢…"

"闭嘴笨蛋,真嗣,都怪你让我又一次没吃早餐!"

体育课上,在她跑第二圈的时候,她觉得一切看起来都变得朦胧而模糊,不知为何,她看到了天空,但她不记得自己有抬起过头;然后,她觉得有东西打到自己的背上,真嗣惊慌的声音,与跑过来的光....

她醒来,发现自己在护士办公室吗,律子博士告诉她她患了感冒,要回家休息,真嗣自愿送她回去。他在她身边待了一个下午。("我说了我没事...""我也说了,我不会离开,直到你妈妈回来...""谢谢,真嗣。")

第二天,她觉得更不舒服,感觉浑身又冷又热,身体在不断发抖,头在隐隐 作痛。

真嗣请假不去学校,而来陪着她一整天,照顾她,检查她的额头,看看她的情况。

她掩盖住下半张脸,不让真嗣看到她的笑容。她还把自己的脸红和发热归咎 于感冒。 她真的不讨厌生病。(尤其是有他照顾她的时候。)

33. 聊天&温泉

她讨厌聊天

一旦有人在发呆,或是没有用心听,她就会容易激动

她需要不断运动;她需要觉得自己所花费的时间是值得而有用的。像坐在床边,或是躺着浴缸里,在她看来就是什么也没做。她不喜欢懒惰的感觉,不能忍受在床上待太长时间,即使在睡觉时,她也是一个活跃的人。(她会每隔几分钟,几十分钟,或是几小时就醒来,游荡在不同的屋子,往往不是她的。)她总是翻来覆去的,整晚。

"砰",巨大的声响,突然整个公寓就陷入了黑暗。"太好了!"她想。没有电视,没有音乐,也没有训练;于是,当房间变得有些闷的时候,她打开窗户,走出去。

几分钟后,真嗣也会回来了,拿来 2 罐苏打饮料,给她一罐。(她发现那是她最喜欢的,而他仅仅是随手递过来的)他开始询问她今天过的怎么样,来度过这段时间。(自从上一个打雷而又停电的夜晚开始,时间就一直是这样度过的)。她忍不住抱怨起今天。

当她开始不停的和他聊天,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变得慢慢喜欢这种感觉。逐渐的,她开始肯定自己喜欢上这过去的几分钟,他们之间的玩笑和对话。(他可能很安静,不过他会不时对她做出回应。)

有时,她觉得聊天真的很不错,尤其是当她给了他一个晚安的吻,而这样虽小但亲密的动作,却让他们同时惊讶而脸红的时候。

所以,第二天,当她看见他一个人走上屋顶吃午饭时,(白痴二人组中的一个在跟着光,而另一个则在偷拍游泳队的女孩们)她跟了上去,打开他的午餐,然后又从昨天停下的部分继续开始聊。

所以有时候,聊天是必须的。

她喜欢温泉

她还记得她第一次去温泉("真嗣"她小声的说,"逞什么强啊"),不得不承认温泉的确很享受,当然除了有些尴尬。(她明白,即使实现她自己所有的希望和梦想,她还是和美里的身材差太多。)

而现在,她觉得温泉这个主意很不错;将热水和少许米酒组合在一起,令她陶醉,她感觉到她的一切担忧逐渐散去,没入水中而使她放下所有烦恼,只觉得放松。她看到美里和律子在彼此取乐,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玛雅则在微笑的看着这 2 个人;她转过头,听见一声颇有抗争意味的叹息,从丽那里,只有殷红的眼睛和蓝发的上部可见,她似乎融在水里,又闭上眼,但却在微笑。。

显然喝醉了的美里开始调戏她,她尖叫,(即使她在称赞她的胸部),而光、玛雅和真由美在一边笑。她转向美里冲她嚷,但却不能阻止愤怒在慢慢消失(绝对是因为在水里。)看到她们在笑,她感觉自己的微笑慢慢出现在了嘴角。

而事实上,当她觉得有些头晕而远离女子浴室的路上,她撞在真嗣身上,她 直直的盯着他那深蓝的眼睛,她的呼吸停了下来,下意识的舔了舔她的嘴唇,她 觉得她的动作很细微,但却很明显。

或许是因为米酒,或许是因为热水,使她的皮肤通红。她忍不住突然一下抓住真嗣,"你在干什么?",她用一个直接而坚定的吻,把她的唇贴着了他的上面,他无言。

当他在慢慢回应她的吻时,她不由的得出结论:她喜欢温泉。

34. 无聊&姜

她很无聊。

她沮丧的叹气, 意识到自己真的很无聊。

她讨厌无聊

当她觉得自己没有事情可做,她会变得不安和失望。

她会坐在沙发上,把脚搭在沙发靠背上,倒挂着,看着颠倒的世界,改变看待一切发生事物的视角。

她会流露出小小的、不满的叹息,好像有人限制了她生活中的激情。

他停下来,感觉到他的视线轻轻扫过你的腿,而它们在无聊地晃来晃去,不 时在来回运动;轻轻的摆过去,又微微的伸展回来;这样可以保证他会一直看着 你。

她仰起头,郁闷的现实,无聊、沮丧和疲惫的平常事就在催促她,让她鲁莽 行事;就像有些反常的事情等着发生在她的生活中。

回想起在午餐时他如何看着你,他在课上给你的害羞的微笑,在回家路上他很靠近的走在你身边,在回家的电车上他在你失神时搂住你的腰。

她变得厌倦和疲惫,而将注意力转向他,一个顽皮的想法出现在她的脑海; 她也看到他正忙于让自己有事可做,而他的努力被一个如同以往的眼神打破;含 蓄、害羞但非常温暖而明显的意图。

真嗣, 我很无聊。

她讨厌无聊。

我们接吻吧。

但不知为什么, 当她和他在一起, 就会很悠闲。

她喜欢姜,它的辣味,这种香料的特殊而强烈的气味,会让她重现过去关于 家的美好回忆。她还记得,那姜茶汁的味道,那是她的祖母用从市场买来的姜做 的。

——小女孩是由什么做的?

她记得祖母做饭的模糊的味道(海鲜、羊肉,鸡、烧鸭)和糖果的味道(糖果和曲奇饼,饼干和蛋糕),以及作为背景的饮料的味道(汽水、姜汁、啤酒,热咖啡,茶)

——糖和香料,还有一切美好的东西。

她有时会在回家之前,停在路上的一家面包店门前;每星期二和星期四会做 姜饼,而它的味道会带她到遥远的地方,很远很远。

——我的头发是姜的颜色,而你的嘴唇又有姜的味道。

她在微笑,因为看到他走出面包店,她看看左右,然后快速逃离。她知道,她一到家,他就准备满满一盘姜饼干,为她和她的孤独;在配上一杯黑咖啡,带有一点姜和糖,尝起来像太妃糖。

而她深夜时潜入他的房间,她会深深的吻他,享受他的味道。

35. 空虚&秋天

她讨厌这种空虚的感觉...这些痛苦。

他们就像是一种疾病;一种痛苦,不会离开。她记得她曾经不说"该死的"的时候,只有她和她的孤独的时候,一切事情都是简简单单的时候。

这就像感觉到痛苦和悲伤,它们注视着你所踏出的每一步,因为耻辱,充斥了你,你的整个自我。她有空间和时间的剩余;于是感到空虚、空洞填充着她,用全世界的伤害和痛苦。

她的痛苦和折磨,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不想任何人关心,因为她不会关心,也不想关心。她觉得如果让它们在恨的慰藉中溜走,如果她让它们渐行渐远,然后开始哪怕一秒钟的关心,那么一切都会倒下来,如同一个她精心用纸牌搭建的房子,以保卫自己远离一个漠不关心的外面的世界那样(崩塌)。

为什么我从没有...他从没有...

它就像一种折磨。她觉得疲惫和厌倦——

她觉得这样的痛苦在撕裂她的心,让她的内心变得皮开肉绽、变得在滴血, 变得不再纯洁而堕;,她不能自已,觉得她讨厌这样,就像结痂。

黑暗, 肮脏的伤疤, 似乎充满了她的灵魂, 她的绝对核心和本质; 像一次毁容, 一次伤害。

他永远不会明白。不,他已不能...

一个标记。

她讨厌空虚的痛苦......饥饿和内疚的痛苦。

去你的! 去你的!

但她不喜欢它们, 更主要是因为她知道, 它们将很快成为重生的痛苦。

她喜欢秋天。

她坐着,看着红叶落下,散落在地面。

那样纯粹的, 开朗的笑。第一张图片, 涌入她的脑海。

对她来说,秋天一直是一段代表消逝,和开始的时候。她喜欢开始时,能让她拥有一块干净的画板,空白的油画布,从这里重新开始,重生。

板栗色的头发,深蓝色眼睛和脸。

她本能地感觉有东西轻轻落在他的头上,然后拿下来,是一片红棕色的叶子,刚才在她周围飞舞,被她的红铜色的长发捕获;它是红色和棕色,就像她的头发,但一个更暗的颜色,几乎像—

她闭上眼睛, 开始回忆。

她想起。

她记得:他第一次抚摸她;他们的身体第一次有所接触,虽然只是一点点。; 还有她睡着时却还仅仅抱住的温暖和重量。

"嗯,实际上我喜欢这个的名字,你觉得如何...?"

"你在开玩笑……听起来很不好。惣流更好……" (说的是真嗣和明日香的女儿)

她觉得到一滴寂寞的泪,流过她的脸颊,她抬头看见了真嗣的脸,无言,沉默。

她知道是时候了。

他伸出他的手,她顺势站起来。

就像一个小孩。

被抓住做坏事时会有天真的表情;她的第一句话和那些随后的... (说的是真嗣和明日香的女儿)

她经常睡在她的床上,却还穿着衣服,而脚还踢开了身上盖的被子,还有她 听到真嗣无奈的叹息,然后跪在一边,帮她把外衣脱掉.

她闭上眼睛,明白她下次睁开眼睛,一切都会改变;唯一不变的是他们,还有他们的感情。

她怎么都忘了?

他们彼此的过去和回忆。

"她(指他们的女儿)有一种微笑,能融化哪怕最冷的心。"

她真的很喜欢秋天和落叶。

我知道我已经忘记了一些过去的人……所以我必须首先要求宽恕,因为我的遗忘;这是不可原谅的,不可逃避而难以启齿的罪恶…。

御免なさい秋、アキ、あき (对不起、秋天)

我也必须请求他宽恕。那是她应该得到的地方,这毫无疑问的。

御免なさい (对不起)

36. 声音&牵手

她讨厌那些愚蠢的声音.

"喂,我们去吃点东西吧""好啊,你来付钱啊"

已是深夜,月亮低悬。她走在路上,身边有几对情侣。每个人身边都有另一个人,手牵着手,慢慢走着,互相靠紧彼此。或是在月光下彼此分享着亲吻。她身边充斥着这样愚蠢的声音。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是个错误"

她嘲笑而嘟囔着,加快步伐回到公寓。灌下些啤酒,她想把自己沉浸在无数的饮料中;酒的温和的苦味,在她心中形成一道玻璃屏障,驱赶走梦想、感受、绝望,还有那些在深夜充斥和占据她脑海的东西。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好,明日香,如你所愿。"

但当她躺在床上,她却不能否认这一切:他就在她的心里。他的音容相貌,他的言谈举止,还有他低下头的样子......他就在她的梦里,在她的脑海里;永远在她的心里,她的灵魂里......

"我是明日香,你知道该去做什么!"

"明日香,是我!我…… (欠气)"

她讨厌那些愚蠢的声音,但无论怎样,她的哭泣都没法停下。

她喜欢牵手。

她从不喜欢当众展现自己的爱情。

"啊....... 离我远一点! 你的愚蠢会传染的!"

她是一个很好的看守,总是把自己的感情深藏起来。对她来说,发怒和抨击 别人要比让他人进入她的内心要容易得多。她想:如果你从不依赖任何人,你就 不会受伤害。她以此来为自己的无礼辩解。

但这也意味着你只能责怪自己。

"我可以独自生活。我不需要你。我不会再哭泣的!"

她一直在做着永无休止的抗争,和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她的记忆,她生活里的一切。

她自己。

"我不喜欢男生!我不喜欢你!我不喜欢爸爸妈妈!我不喜欢任何人!"

但最终,当她无法再承受而哭泣时,她最终解脱时,她最终得承认,是的她在意,是的她有感觉,而且是的,真该死,我喜欢你,你个白痴!她的生活有了新情况,一个潜在的问题将要出现......

"我不想一个人……"

她喜欢保守秘密,尤其是当它们可以显示出她有多么真的在意......

"如果你不在了,就没人会保护我,没人会和我在一起。"

但现在,当她看着夜空慢慢出现了晨光;当她感觉到她那酸痛的,红肿的眼睛 已不再流泪;当他的脸,他的深蓝色眼睛,他的嘴唇,代替了她所有的感觉,她轻 轻地笑了,决定,或许,真的只是或许,她该改变了。

当然不会太多,只是一点点......可能......要和正确的人一起。

慢慢,一步一步的。

她会抓住他的手, 再也不会放开。

37. 秘密&亲近

她讨厌保守秘密。

她从不是个敏锐的人;这一点是真嗣的长处。他是一个乖巧的孩子,总是试图 用让步和顺从来安抚别人。

而她是那种大喊着"见鬼去吧"的人,她大喊大叫地说她很诚实,但实际上她很粗鲁,这都是因为她不能忍受保守秘密。

她喜欢从远处看着他;而他们公寓的墙壁,像一道天然的屏障,阻止她去拥抱他。她讨厌当他走在她身边时,她却要假装他不存在,但实际上,她想在那时拥抱着他,亲吻他,无论在哪里。她讨厌当真嗣不得不和东治他们一起回家时,他给她的无奈的眼神,讨厌她一个人回家。(但后来他会过来请求她的谅解,她也会在让他吃些小苦头后,亲吻着他,轻轻告诉他"我原谅你了")

但同样的,当她看到他被带走,他的眼睛里呜咽着他不能说出来的话,当清冷的风侵蚀着她,她慢慢地走回公寓,独自度过一个只有电视陪伴的下午,她忍不住感觉到愤怒,忍不住抹去眼角的泪水,孤独的泪水。

她讨厌保守秘密, 尤其是保守和他有关的秘密。

她喜欢的是,他能明白她想要他靠近。

每个从他们身边走过的人,都会注意到:一路上她都拉着他。他们的手一直牵在一起,但又会突然分开,而她会一边走一边嘲笑他;他们原本慢慢地走着,却又突然间爆发一场赛跑运动员的狂野追逐。

他不满地说她很幼稚,而且被惯坏了,抱怨她的挑剔,但总是和她挨得很近,手臂几乎碰在一起,也总能在视野中看见彼此。(他看向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爱意。)

每个在列车里的人,看到他们两个这样做着情侣间才有的动作,却又装作不

像是情侣,都试图藏起欣慰的微笑,而给人一种半假笑的感觉。每个人都在看着这正在变成情侣的可爱的一对,当然除了他们俩之外。

他注意到了人们的注视,但却不去回应他们的目光,也不说话。当列车突然加速时,他会握紧她的手(但温柔地不弄疼她)。被铁轨,水面和玻璃反射来的阳光,与沿路绿色和金色的光芒,会在列车高速行驶时混合在一起。他要确保强光不会使她感到刺眼,也要在列车突然制动时保护她。

她的身体紧紧靠着他,而他的手从后面搂住她的腰,头倚在她的肩膀和脖颈上。

她需要(喜欢)挨着他,那是因为,他就是她最想要的亲近。

38. 再见&他的吻

她讨厌说再见。

"你为什么要离开?" (Why are you going to leave?)

不只是"再见"这个词,分别时的那种样子和要说的只言片语,她也很讨厌。

"你为什么会离开呢?"(Why did you leave?)

她从不会让他看出这些,但每当警报响起,她会从他身边溜走,或是在上课前分别时她的快速离开,全都是因为她讨厌"再见"。

"我太过自私,想让你待在我身边,是不是不太好?"

"再见",是"失去"的预兆。他也明白她的感受,失去一切的感觉。

"如果我求你, 你愿意和我待在一起吗?"

但总有这样的时候:分别,是必须的,再见是必须说的,一方的痛苦是不得不......

"我我不能说。我真的不能。"

他躺在那里,没有一点声音。她忍不住流泪了。从一道泪划过的痕迹开始,她突然感觉像是有鲜血要从她的眼睛里涌出,流过她的脸颊,汇聚在她脚下......那是她哭了。

"我该怎么办……请不要离开(我)……"

她跪在他身旁,牵着他的手,她不能自已地陷入沉默,变成一个哭泣着的受害者。眼泪流过脸颊,湿润又炽热;她隐约感觉到有人触碰了她的头发——那些曾经鲜艳活泼的红棕色,如今也失去了光彩。她感觉到有人在轻轻拍着她的背,试图减轻她的痛苦。

为什么痛苦就不能放过她?为什么她感觉到自己的内心,是那么空洞?

"明日香……一切会好起来的……"(丽)

然后,唤起曾经的、惣流·明日香·兰格雷所不曾遗弃的骄傲与坚强,她停止了抽泣,抑制住身体的颤抖,跪在他的床边,用她温暖的唇吻向他那早已冰冷的。她能感觉到,丽在用手臂支撑着她,然后搂着她。她能感觉到,肩膀上那湿润的感觉,丽也在哭。

"这不是'再见', 因为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亲爱的。"

她轻轻地哭着,向她最爱的人,诉说着最后的"再见"。

她喜欢那个关于亲吻的幻想。

"嘿, 真嗣....."

她已经不止一次发现自己在上课时望着他的侧脸,不过只是从后面看着他。 她假装在她的红色手提电脑上打字,双手交叉支在鼻子下面,再把头轻微地转向 左边,看着他,而这时他在看着时间流逝。他的脸微微偏着,用右手支撑着他, 脸颊被挤压着。他不时的叹息着,却仍然静静地坐着、看着窗外。

"我很无聊……"

她脸红了,转过脸,小心地不要流露出这样的信息。但最近,她越来越频繁 地发现自己在看着他,盯着他的嘴唇。她下意识地舔着自己的嘴唇,手指漫不经 心地划过她的讲义,却在观察他在做作业。他专心时皱起的额头,他脸上的勤奋。

"想接吻么?"

他有时会抬起头,看到她,她感觉脸上的热度在增加。然后,他们又会变成 之前那样。

"你刷牙了吗?"

在学校里,她会把一个纸团扔到他头上,而他却不理会她的挑衅,继续专心 在他的书本里。他的嘴唇有所动作,好像在无声地阅读着当天的课文。(爱してる) 她忍不住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闭上眼睛。"

在 NERV 测试时,她会打开她的监视器,偷偷睁开眼睛,透过半闭的眼睛注视着他,记住他脸上每一个细节。他的脸颊的样子,有一点点的婴儿肥,还有他在长出胡子之前的样子(要是那样,和他亲吻时会刮到她,弄疼她吗?)还有在测试时他眼睛的轻微颤抖。

"你的呼吸弄得我很痒。"

在家里,她从床上起来,走向冰箱,递给他一个苹果,以及一个微笑。他在看书。当他向上扶起他那现在不得不戴的眼镜时,她感到喉咙收紧,但她止住了呜咽。(这一点,让他和他父亲的相似变得更明显,至少是外表上的)她看着他咬下一口苹果,喉咙在吞咽时的上下运动。

"我不会为了好玩才接吻的。"

她不禁用手指划过嘴唇,抬起头看着天花板,又沉浸在热水浴中。

39. 他的父亲&秋千

她讨厌他(真嗣)的父亲。

"生活上你还要些什么?"

她曾经有想过,如此柔弱、内向又无聊的男生,怎么会有一个如此冷酷而精明的父亲?他(元度)在逐渐变成一个混蛋以前,曾经有像过一个父亲么?而他(真嗣)是否也注定在变得成熟老练之后,同样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混蛋?

"我有其他事,我不能来了。"

她可以记住他的父亲对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除了丽)有过任何示好行为的次数;她一只手就可以数过来,而且还有手指头余下。他一直都是那么冷漠。这也许是为什么他和丽之间存在着那种真嗣一直渴求的关系;

总在花时间寻求被接纳。

"她叫什么名字?"

而现在,她躺在医院的床上,不能动,不能做任何事——除了透过沉重而半睁着的眼睛向上看。她的全身充满了疲倦的感觉,她从没有这么累过。她忍不住注意到,他们父子俩有多么的相似。他(真嗣)看着她时眼睛的柔情;他(元度)的嘴唇是如何像往常一般严肃而固执地闭上;他呼吸急促的样子,就好像他要(哭)……

"难。"

元度看着自己的儿子,还有她,带着和缓的微笑,眼睛里还透着说不出的情感。她不禁发现,忽略掉他们的肤色不同,还有他(元度)脸上的胡须,在极少数的时候,如果元度放下防备和面具,他们父子俩是如此的相像。

"如果我是认真的,你觉得......也许,我能抱一下她吗?"

明日香的眼泪流了下来。因为能够最终打开他内心那该死的屏障, 因为能看

到真嗣回应他父亲时的微笑。

元度抱着她,就像捧着一个精致的玻璃杯,抱着一个易碎的瓷娃娃,动作如 此轻微。他们靠的如此的近,她知道,她就是知道......

她轻轻地笑了,她的手已经搂住了他,在他说话以前:

"谢谢。"

他说完,沉默了片刻。他的声音显得有些嘶哑,但又令人惊讶的冷静镇定, 他的表现泰又变成了往常一般。

突然,明日香明白了,为什么讨厌碇家的笨蛋男生是那么困难.....

她喜欢在晚上荡秋千。

"是我...我是明日香..."

在他们的公寓后面有一个小公园,她喜欢在上午去那里,坐在秋千上。她有时会翘课,有时会拉着小光和她一起,而其他时候她会把真嗣推到门口,让他去准备她的午饭。

"我在秋千这里……"

她喜欢在下午的晚些时候出去,享受着温暖的微风和午后空气的味道。当下午慢慢变成夜晚,她坐在那里,看着天空由明亮的白色变为浅黄色,接着是暗红色,又变成浅紫色,然后是深蓝色,最后变成吞噬一切的黑色。

"我很想你....."

她喜欢晚上去,感受夜晚萧瑟的风,倾听黑暗中的声音:蟋蟀的叫声,风声,流水声。她坐在秋千上,等待着时间流逝。闭上眼睛,体会独处的感觉。公园里有一个小池塘,她喜欢把脚浸在水里,在某个最温暖的夏日的夜晚。

她喜欢在中午时候去,躺在草地上,享受着风,还有水滴在脸上的感觉。

"我也是……"

她喜欢晚上去,是因为没有人会看到他们。除了真嗣,他生活中的任何一个 女性也不会来到这里,看看他们是不是仅仅只是在......亦或是还有更多的......

"想出来吗?"

他可以做真实的自己。

"真嗣你个大(笨蛋)……"

她喜欢这里,因为她可以选择做,或是不做她自己。当没有其他人的时候,她可以放下那些维持她"形象"的东西。她可以做她自己,不论好坏。

当没有其他人的时候,她就可以进入他的思想,以他的方式思考。

有时在放学后,她会在一个人教室里等着真嗣。在公共储物柜旁亲吻他,或 是仅仅靠着他,抓住他的手,他们一起回家。

但更多的时候,她喜欢的,是在晚上,在公园里,坐在秋千上等待着他。

40. 学校&明白

她讨厌星期六,除非已经过了晚上12点。

那些和 NERV 有关的事情,对她来说还不够看。即便是同步训练也很无聊,和谐波测试也没意思。武器、后勤和战术训练更像是小打小闹。她也不喜欢驾驶服上的各种插头。(她正在变得更像女人,这又不是她的错。)(也许他们应该想到,并且也应该适当调整一下驾驶服,以适应她的胸部大小.....)

但事实上,她也要上学,就像其他的普通青少年一样。这一点让她很不爽。

她得坐在她的书桌前,每周一到五,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像个乖女孩 一样待在学校。但他们竟然还让她每周六再上半天课。他们是白痴吗?

女孩需要她们自己的时间的,更何况 eva 的驾驶员肯定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而不是在游泳池和跑道上浪费时间。她还要忍受着炙热的阳光晒在背上,以及汗水流下来的感觉,还有那些不怀好意的目光。

但是,当熬过一个痛苦的下午,她而又不得不在第二天早上七点就起来,却 为的是那对她一点用都没有的、少的可怜的四小时活动时间,她忍不住要抱怨、 要诅咒、要咆哮,皱着眉头走在回家的路上,把每一步都跺得十分用力。

所以,当放学后,真嗣拉着她去站前的商场,让她放松一下,吃些东西的时候;当她想象着他们两个就是普普通通的高中生,放学出来玩,吃着冰激凌或是甜点的时候;当他们走在正忙于购物的人群中,很自然地做着情侣之间事,比方说,真嗣的手偷偷地握住了她的有些颤抖的手的时候;当她看到人们向他们投过羡慕而嫉妒的眼神,带着柔和的微笑时,她忍不住笑。

谁知道呢,也许下次她会说服他和她一起,周六翘课不去学校。

她真的讨厌周六,除非已经过了12点。

不过,如果是为了这样相处的时间,她还是会忍受的。

她喜欢,他们还不明白。

当她走进学校, 那些聊着闲话的人们, 就会转为窃窃私语。

她走到她的储物柜,脱下鞋,再换上学校里的便鞋,把里面塞得满满的情书 要么忽略掉,要么狠狠踩上几脚。

她喜欢像这样——没有人明白他们两个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子,也不了解为什么东治他们觉得真嗣离开她会生活得更好。相田在试图从他(真嗣)那里得到些合理的回答,而班里的其他人在坚持他和丽才是一对,还有人觉得是和新来的女生。他们都在说小光和他的绯闻,而东治则一边发着火,一边却又在慌乱地解释他为什么会生气。她很喜欢这样的时候。

有时他们会提到他身边的女生,有些甚至他都从没有见过,她会偷偷地在心里笑着,决定让他们接着去窃窃私语和八卦,接着去苦思冥想为什么(是她)。对她来说,看着他们试着从任何可能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切......却没有结果,很有意思呢。

她都知道,但丝毫不觉得(这些)对于现在的他们有什么威胁。不过,她有时也会对这些"威胁"做出回应。她怒吼大喊着,把他们全推开,然后飞快离开,把他们留在身后。

但实际上,她会走到附近的空地,坐在斜坡上。然后他就来了,还要确定周围没有人。他坐在她的身后,把她搂在怀中,轻声地说着那些琐碎但又甜蜜的小事,她也会笑着回应。他会告诉她,其他人可以随便去说,想怎么八卦都可以。

但这些都不会改变一个事实:

他是她的,只能是她自己的。

所以每当她听到任何人在谈论她和真嗣,还有他们的理由,猜想和解释的时候,她总是在心里微笑着,而真嗣的手则放在她的手上。

她真的喜欢像这样的时候,他们还什么都不明白。

41. 丽&娃娃

她真的想去恨她,她想恨......

"惣流。"

但是.....

"我能问一下你在这里做什么吗?"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觉得自己需要对她(丽)好一些,而不是说她是个神秘的女孩,不再说她像个娃娃、好学生,还有老师的宠物。

她站在丽的公寓门外,只是站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脚下,很长时间。

丽,还是一如既往地了解一切,领她无言地走进了公寓。这让明日香对她有了第一次的感谢。丽一个人在忙着,明日香则一个人参观着这正在进行打扫的房间,想着丽是有多久没有回来清理打扫过。

"我今天早上才回来,所以我得为这样混乱的场面向你道歉。"

明日香(对自己)苦笑了一下,不用转过身就知道,说话的是丽。即便是过了这么久,她却还是那么超凡脱俗,还是可以让真嗣变得结巴和脸红,让其他人为之惊叹。她那温柔的声音传过空气,表示着她那意想不到的出现。

"你想说些什么呢?"

就像现在这样,一样的带着好奇的表情,一样轻轻歪向一边的头,一样平静的、用着平缓的语气询问的方式,就好像在问服务员要一杯水,或者像是碇司令 在询问第十次的同步训练结果。

"呃…"

她(明日香)结结巴巴的,这时只有上帝才会明白她的感觉:她像是又见到了碇司令。

"呃.....我想说....."

她真的想说出来,她也明白不能因为她(丽)是谁,不能因为她(丽)爱着 他,不能因为最后的......(指死与新生的结局)而恨她。

"呃……你愿不愿意当 Mai 的教母?"(注: Mai 是很多 EVA 的同人小说(尤其是欧美)中明日香与真嗣的女儿,原作作者多次引用了这个名字。)

她说了出来,她看到丽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接着就有了浅浅的红晕。 丽的微笑使她明白,她就是他,他也是她,他们真的一样。

所以,即便对她来说,再记恨她丈夫家的人,也太不合时宜了。

她喜欢晚上的烟火。

"明日香,快点,我们要走了!"

"来了,妈妈。"

今天,她不得不穿上这笨重的和服(尽管她一看见那件红色和服,就迫不及待地穿上,束上红色的丝绸腰带,欣赏自己穿着的样子),还有那愚蠢的日式袜子。

她推开隔扇门,卷起她的和服跑了出来,就像她穿着长长的礼裙。她享受着 榻榻米上的嘎吱声,抱怨着当她穿上那可怕的木屐,就得像隔壁家的女孩一样曳 步而行。

"你期待么?"

"不是很期待……我为什么要参加这样一个节日活动?"

妈妈只是笑了笑,拍了拍她的头,而爸爸则拉起她的手,向他们的朋友走去。

真嗣正站在门口。他看着她走向玄关,停在台阶边,脱下木屐,把它放在鞋柜里。他的母亲领着他和丽,走向明日香。

丽微笑着,手背在背后,明日香能看出来丽好像拿着一个盒子,真嗣在丽背

后,像是在结结巴巴地小声说着什么。突然,真嗣把盒子拿了出来,塞给明日香。

这让丽有些不高兴,叫他"大坏蛋",说他毁了一份惊喜。碇先生和碇女士则站 在滑稽表演的孩子们后面微笑着。

大人们坐在桌边,孩子们则坐在蒲团上,把腿伸进暖炉里。丽很开心的笑着, 让明日香打开那个盒子。

在盒子里,有一对精美的瓷娃娃,衣着华丽,好像一位君王和他的妻子。她不禁注意到,妻子身上的红色丝绸和服,还有它头上一样颜色和材质的头饰(和她的好像)。妻子娃娃的眼睛是明亮的蓝色,而君王娃娃则有黑色的头发和深蓝的眼睛。

"听着,你得在三月四号的晚上之前把它们收起来,明白了?"

她正盯着这对瓷娃娃,真嗣的话打断了她。明日香看到丽背着手,在一边哧哧地笑。她皱起了眉头。

"呃, 为什么呢?"

真嗣有些结巴, 脸红着看着别处。丽则在开心的笑着, 替他回答道:

"要不然女孩就会嫁不出去啊。"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丽看向真嗣,用手肘推了他一下,还是微笑着。明日香看向他,又看向丽, 不明所以。这时真嗣回答说:

"因…因为……"

明日香一下就明白了,她的脸也红了,就像真嗣一样。丽的笑声更大了。(不过这和她比起来,几乎不算什么的)明日香唯一能做的就是点头。她看着真嗣的眼睛,两人的嘴角都浮现出一丝丝微笑。

"好的,我答应。"

于是,他们坐在和室里,暖炉温暖着她的腿和脚。她喝下一杯又一杯的甘酒,享受那甜蜜的味道。她也试着像她妈妈和朋友一样,拿起一小杯清酒尝了一口,吃着一种有好多颜色的,还要蘸着酱油的米雪糕。

过了一会儿,爸爸和碇先生走了过来,把他们背在肩膀上。她骑在爸爸身上, 丽则在碇先生肩上,真嗣则是由他的妈妈抱着。

明亮的闪光照亮了夜空,数不清的线条和颜色。

她发现真嗣在看她,脸上有了淡淡的红晕,真嗣的脸上也是一样。

她真的很喜欢烟火。

42. 做饭&海滩

她讨厌做饭。

"喂,明日香..."真嗣问到。他走进厨房,身上还穿着背心,脸上还有汗水。 但他很享受这个不冷但有风的秋夜。"你在做什么?"

并不是她不会做饭, 而是她不喜欢做饭。

"我在做蛋糕。"明日香嘟囔着说到。她坐在烤箱旁,一侧的脸颊上还粘着些 许面粉。"你有什么问题吗?"

对于她来说,做饭总是和一个女孩子气的形象联系起来。

那种顺从的女性,过着简单快乐的烹饪生活;打扫房间、清理自己的可爱小窝的家庭主妇;总是穿着和服,还有那永远存在的围裙;头发不长,可以在干活时随时裹在头巾里。

"我还以为你不会做饭..."真嗣坐在她身旁,有些困惑地说。

"什么?! 你个白痴, 我又不是美里!"

她知道有些人(比如光)会过那样的生活,会欣然止步,不去成为自己所梦想成为的人,而是变成一个快乐的,助手一样的妻子。

对她来说,做饭会使她想起她和祖母的美好回忆。祖母总是站在黑色的铁锅和水壶旁;总是在厨房里拿着刀,切着蔬菜和水果,并做出美味的炖菜和汤,还有成串的香肠、烤肉,以及美味的全餐。比如 Spätzle <u>(德国的一种由鸡蛋做成的面条)</u>,但她不喜欢太过油腻的;还有 Klöße <u>(德国的一种由土豆或是面粉做成的带馅的水煮的团子)</u>,尽管她更喜欢土豆做的;还有 Spannferkel <u>(烤乳猪)</u>和 Handkaes <u>(德国的一种传统酸奶酪)</u>,但她有时也会因为奶酪和奶油而肚子痛;当然还有 SchwaebischeKasespaetzle <u>(黑森林樱桃蛋糕)</u>,她还记得小时候自己偷偷舔过上面的奶油。

她还记得 Senf (芥末), Mittelscharf (中辣的辣椒), Weißwurst (白香肠)以及 Sahnemeerettich (奶油辣根)的芳香味道。更重要的,她还记得她最喜欢的甜点 Rote Grütze (红果羹,一种柏林特产),上面有一层香草味的奶油,还有 Bowle (波列酒,一种用葡萄酒、水果、香料、糖等混合制成的饮料),香车草叶使它有了一种美妙的味道,时令水果也在不断变化:覆盆子,草莓,西瓜和桃子。

但她最喜欢的还是蛋糕。

一刀切下去,蛋糕里的 Kirschwasser (樱桃白兰地) 就流了出来。

"嗯...是个什么样的蛋糕?"男孩在沉默了一会儿后问到。然后烤箱就发出了" 叮"的响声。

"黑森林樱桃蛋糕。"

于是真嗣坐了下来,看着眼前这个包裹着巧克力、樱桃和奶油的甜品,用餐 叉小心地切下一块(虽然还是用不惯西方的餐具),尝了一口。她不自主地屏住了 呼吸,等待他发表对于她厨艺的评价。

他的脸上露出了愉悦的神情,就像是她第一次吃到蛋糕时的样子。他称赞她 的厨艺,又上前拿起了一块,并且喝着准备好的咖啡。

她微笑着,突然想起:如果有一天晚上,她在门口等着迎接他,并且准备好了一个新鲜出炉的蛋糕,他会不会再对她微笑呢?这一切(如果发生)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她讨厌做饭, 但如果是为了他, 她可能会微笑着接受的。

她喜欢海滩。

"今天是个晒太阳的好日子!阳光不是太毒,也不是个阴天!"

她还记得那个时候,她听说他们要去冲绳的修学旅行,而美里却拒绝了他们。 她没有别的方式去用她新买的泳衣,只好和那个白痴还有洋娃娃一起去 NERV 的 室内泳池, 练习潜泳。

"喂, 美里, 那个笨蛋哪去了?"

所以当美里告诉她,他们有了一次休假,而美里打算带她、真嗣还有丽去海滩的时候,她十分高兴,所以她也特别允许那两个不善交际的驾驶员和她一起。

"告诉他不要过来偷窥,不然的话..."

不过,律子提出要做一些检查,看这样的外出会不会影响同步率,所以她也会跟着一起去。所以,她得带上玛雅。因为加持知道,如果没有可爱的小玛雅, 赤木博士就相当于丢掉了她的眼睛和心。

所以,此刻,她一个人在海边,赤木、美里还有玛雅躺在不远处的一把白色的大太阳伞下,上面还有 NERV 的标志。丽则在一边涂着防晒霜 (SPF100),头上戴着一顶草编的太阳帽。

不知为什么,美里在拉着丽做着什么。(肯定是什么愚蠢的事情,她坚信)她用头巾蒙住了丽的眼睛,然后给她一根像剑一样的木棍,给她指出西瓜的大概方向。赤木则是在用手撑着头在说着什么,而玛雅则从电脑前抬起头,咯咯地笑着。

她走到一处安静的地方,看见真嗣坐在沙丘顶上,静静地凝望着前方广阔的冲绳海。

"嘿. 笨蛋. 帮我一个忙?"

她趴在毛巾上,真嗣开始在她的背上涂防晒霜。她装作(只有一小会儿)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就像是她在喝草莓汁,红色的液体流到她的下巴,而真嗣帮她擦掉一样。然后她想,(要是)明天他们不再需要和任何外太空来的怪物战斗,不用命悬一线,不用再重复这种生活(那又会怎么样呢?)

她叹了口气。而真嗣却在她背后,只绕着一处地方摩擦,防晒霜的摩擦逐渐 形成了一个信息。这让她一下子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去死吧你*!"

当他们回来时,美里正在用头顶着运送者一块什么东西,而赤木和玛雅则在

一旁大笑。丽在试图弄明白这个动作背后隐藏的意思,还有想了解这个动作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没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去了这么久.

没有人问他们为什么是手牵着手.

也没有人在意为什么他们的嘴唇是同样的红。

(注: 为尽量保持原文的语义, 上文中有少数德语词汇未翻译。)

43. 改变&童话

她讨厌事情有所改变。

她一天前刚刚回到这里,才从机场拿回东西。回家的路程她记得很模糊,只想一下子就跳进浴缸里,泡在热水里,把她的烦恼都融化掉。

她走出浴室,换上平时在家穿的便服,又回到了过去的日常生活中。这一切 显得十分自然,就好像她从没有认真想过(就在这样做了)。

但是.....

她一直在盯着他看,而他在用心地为她准备着做饭,做些她想吃的。明日香注意着真嗣身上,那些细微又难以置信的改变,的迹象。

她的真嗣。

他更高了,也更加健壮。他更冷静了,不像以前那样容易脸红。他的背更坚挺,不再驼背。谈话时也很少再把目光移开,而是一直用他的眼睛,真诚地看着她。

平静,安定又清澈地眼睛。

她不禁想知道他是谁,对以前那个愚蠢又拘谨地真嗣做了什么——那个让她在回到德国的几个月里一直惦记想念的真嗣;那个让她在睡梦里辗转反侧的,常常见到的真嗣:还有.....

她所想念的真嗣,现在正抱着她,而此时她也在把自己推向他,拥抱着一些温暖却又不可能持续的东西。但这一切又那么熟悉,甚至连气味都令人舒缓与平静。

他(开始)说着一些有趣的事,并且会对她扇向他的手做出反应——轻轻抓住她的手腕,而她还在不断地拍打他。她不禁感觉到,她正在他那深邃的眼睛, 温柔的笑容,与他为她所做的一切中迷失自己。她还没意识到时,他的嘴唇已经 碰到了她的,而她的手正握在他的掌心里。她好像是站在世界之巅,用一种颠倒的方式看待全世界,然后,她的一切都集中在了他的嘴唇上。

当他们从接吻里恢复过来,她明白那样的故作姿态和吵闹不会再像以前一般。"白痴"现在是对他的爱称,就像是"变态"或是"色狼"。她知道他们现在可以牵着手出现在公共场所,寻找他们自己的空间。她明白一切会变得崭新但又过时,也会变得可怕但又熟悉。

不过她认为,所有的事情中,还有一件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她真的不喜欢事情的变化。

她喜欢童话故事。

她记得当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妈妈常常给她读一些。

她最喜欢的是《格林童话》(那是当然)(注:《格林童话》是德国著名的儿童 民间文学作品。)

她听得很认真,妈妈在讲故事时也会抚摸着她的头发。(待她睡着了)就把她 轻轻放在床上,给她盖上被子。

无论何时她去拜访祖母,祖母也是一样。

她听过的故事,从《青蛙王子》,到《猫和老鼠》,从《圣母玛利亚的孩子》,到《怪乐师》。

她会睁着明亮的大眼睛(听着故事)。这时祖母会给她倒一杯热牛奶,还会给 她些曲奇饼。她打开那本大大的,布满灰尘的童话书,并且背诵它。她还能记得 《莴苣姑娘》,《糖果屋》,还有《侏儒妖》以及《小红帽》。

她想起那些童话是怎样影响她对事物的认知的。青蛙不是粘乎乎的生物,而 是王子伪装的;猫和老鼠可以在一起玩的很好。

她长大了,生活改变了。但她知道,这些故事是如何变成引导她的光芒。她

的 eva 变成了她那没有楼梯和窗户的城堡,而加持变成了她的忧郁王子,穿着闪亮 盔甲,骑着洁白的马匹的骑士。

她每晚躺下睡觉的时候,她时常会想,被一个只属于她的真爱之吻而唤醒的感觉;也在想在采摘花朵时手指是否会痛,是否会看到鲜血从指尖流下,而她就此陷入了黑暗的沉睡。

她会在学校想到,加持是否会在她咬下一口鲜红多汁的苹果后把她用吻唤醒,想象着她的身边包围着 12 个小真嗣(当然是他们做家务,她才不会),或是想像美里是一个邪恶的继母,而丽则是她的一个邪恶的姐妹(真嗣也被想象成她的另一个姐妹,而且奇怪的是她并不觉得这样想有什么问题)。而她被迫做些各种家务,保持城堡(公寓)的清洁。(这一点更困难,因为她从来没有做过清理工作)。

而现在,她正看着那个笨蛋在病床上安静地睡着(自从被那个黑白条纹的球吞噬之后,那都是他自己的错)。她想知道,她的一个吻是否会把男孩唤醒。她越是想知道,她那紧咬的嘴唇就越靠近,慢慢靠近以至于太近了,就轻轻地吻了上去。

她看到男孩微微动了一下,就在惊慌中跑了出去,但脸上带着兴奋的笑容。(她太激动了),以至于几乎撞上了一贯平静的走着的丽。

她跑了几步就马上停下来,转过身,好奇心战胜了一切。她踮着脚尖悄悄地 走向房门,把门打开一点点,向里面窥探。她听得出真嗣醒来了,而绫波从一进 门就只是坐在一旁,盯着真嗣那有些湿润的嘴唇。

在那道安全的屏障后,明日香微微地笑了。

她喜欢童话,尤其是那些有着 happy ending 的。

而现在,她觉得自己正身处其中。

44. 她的生日

她讨厌她的生日。

5:30,她就已经醒来了。10分钟,她看着头顶上那块已经特别熟悉的天花板, 秘密地沉思着,然后决定起床。

平日里, 她是绝对不会这么早起床的, 除了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回忆与梦魇是如此的真实, 失败与哭泣是那么的清晰。

那景象——悬挂在半空;无力地下垂的双脚;脸上那像是缝上去的诡异笑容; 那永远纠缠在她脑海的痛苦经历;还有那些伴随着失眠、悔恨与痛苦的永不磨灭 的记忆……

她走向她的桌子,一时冲动,取出了她的照片(明日香的母亲)(恐怕是她唯 一留下来的照片了)。

照片里有明日香小时候的样子,还是和现在一样的红发,一样的双马尾辫,穿着红色的天鹅绒晚礼服,里面是白色的衬衫,还有一个玫瑰色的蝴蝶领结。妈妈把她抱在腿上,而明日香则对着相机开心地笑着。

她不禁发现,她和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一样的倔强不屈的性格,一样的高傲自信的眼神。但是,他们(明日香的父母)看着母亲腿上的她时,却又是那么爱惜,温柔和关怀。

她绝不会让眼泪流出来的, 但是, 敏感的泪水却总是困扰着她的生活。

她会把这种情绪发泄到笨蛋真嗣身上,发泄到美里身上,那白痴二人组,还有丽。她会对任何多看她一眼的人发怒,连小光也不例外。

她忽略了美里的欢乐的问候,反而用一种急躁而像针刺般尖锐的方式,讽刺 地问美里是否打算一天都赤裸地晃着。然后,她紧接着无情地讽刺美里的形象和 身材。她会攻击美里的每一处她能记起来的缺点。随后,她转身离开,不想去注 意或关心美里那愤怒, 却暗藏着后悔与愧疚的目光。

她没好气地抱怨着早餐,随时准备爆发;也丝毫不理睬真嗣让她等一下的恳求。她已经走到了门口,而真嗣却还在厨房里忙碌着。

她走在上学的路上, 皱着眉, 脸上还有怒色, 而且身边有着明显到几乎可见的愤怒气氛, 所以她前面的所有人都会出于本能而躲到一边, 就像是摩西分红海一样。

她向学校走廊里的学生投去愤怒的目光,于是所有人就立刻消失了。

她走进教室,走到自己的座位,就立刻重重地坐下。

她对学校的课程没有任何兴趣,以至于到了都不去掩饰脸上的无聊表情。当小光善意地提醒她时,她只是给了小光另一次怒视。

她向着丽喊出一句又一句的咒骂,但丽全部都忽略了,这让她更加气氛。然后她意识到,她要想对丽产生一丝丝的影响,就要去找真嗣的麻烦。所以她开始 咒骂真嗣,不断用言语和评论来攻击他,直到她提及了真嗣的母亲......

那个瞬间,丽终于转过身,向她走去。她从丽的脸上看到了真嗣的母亲.....

那个瞬间,真嗣终于让她停下......

那个瞬间,明日香对丽做出了一个胜利般的嘲笑,然后起身,转身离开。飞 舞在空中的红发和裙摆,是她在那时唯一也是最后的动作。

回家路上,她无视着真嗣想和她说话的努力,尽管真嗣也显得不太积极。即便是她的耐心还没有耗尽,她也只是偶尔用一个简短的单词,抱怨着回应他。

最后,耗尽耐心的她爆发了,大吼着让真嗣闭嘴,不许发出任何声音。但是, 内心里带着内疚和悔意,她还是在转过头偷看着男孩,而男孩只是低着头盯着脚下。明日香很想对他说些什么,告诉他她很抱(歉).....

但是,她把头转了回来,继续向前走,抱怨着那个软弱的笨蛋真嗣,还有另一个懦弱的人...

快到公寓的时候,后悔的感觉已经在她心中坚决地存在着。她以前好像也有 过这样的感觉,但事实上是很多次......

她伤害了他,她的感觉很不好。而且这次不知为何和以往不一样,真嗣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无言地看着地面......明日香很想回过头,让他不要再这样下去,让他说些什么......

然而直到他们最终回到了公寓的门口,她才转过身,面向真嗣,快速地嘟囔 着道了歉,才走进了公寓。

当她走进屋子,迎接她的是黑暗的房里,penpen,美里,加持,小光,东治和相田,甚至还有丽......

他们都在。

在他们中间的桌子上放着一个蛋糕,美里高兴地把上面的蜡烛点燃.....

然后,她听到了生日歌的第一句......

"*快看,这可是真嗣为你而准备的蛋糕!*"美里说着,言语中带着母亲一般的骄傲。明日香看向真嗣,他正不好意思地低头看着脚下。

真嗣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而明日香则在对他微笑......

一个纯粹的笑容, 坦率、美丽而甜蜜。

通常情况下,她讨厌自己的生日。

但是今天,为了他,她可能会变得喜欢的......

45. 圣诞时节

她讨厌圣诞节前的最后一分钟购物。

不知道为什么,她们(走到哪里)都会遇到,而且要忍耐无数喧闹的小孩子,到处乱跑,尖叫,而内心像是被玩具店所蛊惑,围在玩具店周围,都想买到 Nozomi (希望号?!)——那个愚蠢的毛绒狮子玩具 (Kyou)。尽管如此,她也在巧妙地向小光暗示她也(但不是那么)想要一个。

"明日香,不要再打电动了,我们该走了!我已经买到了Nozomi了!"

明日香抱怨着说着"再给我 5 分钟",然后她感觉到小光的手一下子抓住了她的夹克领子,把她拽了出来。站在一旁,满眼渴望的孩子们也终于有机会尝试一下 这款在圣诞夜新发售的电玩。

"老实说,明日香,你比东治还坏。"

明日香转过头看着光,正准备反驳,却注意到小光在微笑,是那种开朗又傻傻的笑。无论光是在给她自己,还是她所爱的人买礼物时(都带着那样的微笑)。

"哦上帝! 我们要去第三新东京市的体育商店,为他买个足球,不是吗?"

几分钟后,她们出现在一系列的新运动鞋和运动服之中。明日香意识到,那个白痴(东治)的礼物是最好买的。光给他买了各种各样和体育有关的东西,还包括很多宿营用的。真由美(eva 一款同人游戏里的女主人公)给她的同伴买的是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产品,但挑选了不到一分钟她们就眼花了。Mana 和 Sashi 在聊天,用着只和他一个人说话时才用的故作腼腆的声音,而其他的白痴小伙子们也被她所俘获了。

"明日香,快来! 我们还要给 Kodama 买礼物呢!"

于是,明日香就被她那充满活力的,梳着辫子的朋友拖着走进了一家家商店, 直到停下来喝些东西。(尽管如此)明日香还是不禁对小光微笑,然后她们继续前进,和其他人一样,寻找着最棒的圣诞礼物。她注意到一路上的购物中心都被红 色,绿色,白色和黄色的灯光点缀着,其他商店则被金色与银色的金属箔包裹着。

"额……走吧,我还要给我爸买些东西。"

明日香从远处看见青叶茂正从一家宣传着能让人看起来更年轻的店中走了出来。(他看上去......有30?)接着他和日向诚(她有时会搞混他们两个)聊着天,而加持也跑了过来,手中还提着几个袋子。

"明!日!香!我们要走了!"

突然,不知从哪里出现的,就像是电影或是电视剧里的糟糕场景(或是丽最喜欢的漫画里的某个场景)(?),她看见了美里,律子和玛雅,也都提着自己的圣诞节礼物。而冬月正在和另一个同样年龄(或者更大)的老师在聊天,还有老头 Tokita,Herrkeel 和其他人。甚至,或许是她在幻想,但有那么一刻,她似乎看到了橙色眼镜的反光,似乎有人躲在冬月身后偷看着。这一切全都不可能!

"明日香,我不……"

光的声音一下子停住了,因为她看到了真嗣,东治,还有他们身后的丽.....

就在那时,她往真嗣的袋子里偷看,却看到了它(前面提到的毛绒玩具)。她 觉得是别人告诉他(她想要那个玩具)。她曾想她会从过加持,小光,或是真由美 ——哪怕是从 Mana 那里收到这个礼物……

但不会是他。

明日香此时只能转过头看向小光(向她寻求答案),像是无声地问她:怎么可能?!为什么?!

"答应我, 他送给你地时候, 你要表现得惊讶。"

明日香什么也没说,却咬了咬牙,就立刻转身向出口跑去。

"明日香!"光马上去追她,气喘吁吁地跑着追赶上她,"你要去哪里?"

"音乐商店!"明日香说着,假装低头看手表,却是在掩饰她的脸红。"我想我 还来得及给那个笨蛋买些东西,再包装好!" 她真的讨厌在圣诞节前的最后一分钟购物。

她喜欢圣诞节的早上。

明日香记得,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她会醒来躺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 迫切地等待着什么的到来。

她被爸爸慈爱地看着,然后抱回床上,爸爸会亲吻她的额头,为她盖好被子。 妈妈则会在后面轻轻地走进来,坐在她身边。明日香却假装睡着了,静静地躺在 床上,一动不动,从半闭的眼睛里向外偷看。

妈妈在盯着她看,脸却隐藏在房间的黑暗里,然后带着柔和的微笑,俯下身,亲吻她的额头,拨动她的刘海,再轻轻地说一句:"Guten Nacht Schatz.(晚安宝贝)",就像是耳语,只给她一个人的。

一旦门关上,不一会,她就睁开了眼睛,偷笑着。她会醒来躺在床上,用腿轻轻地踢着被子,她喜欢这样的温暖,安全,与被保护着的感觉。然后,她会听到所有熟悉的关灯的声响:客厅,楼梯,走廊......随后,整个房子就陷入了黑暗,只有红,绿,白的彩灯在交替闪烁。

她听见父母的声音,他们走在软毛地毯上的声响,他们卧室的橡木门关闭的声响……她还会再等几分钟,不过感觉就像是永远那么久,然后,她悄悄踢开被子,穿上拖鞋。

她在黑暗中无声又缓慢地打开门,她闻到了松鼠的味道,还看见了她面前的 圣诞树和彩灯。

但圣诞树的周围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小盘饼干,还有一杯牛奶。

她拿起一个沙发靠垫,把它扔到了壁炉旁边,而壁炉还在轻轻地在夜晚低鸣着。她有些困了,于是就枕在自己的胳膊上,依偎在柔软的沙发坐垫里,盯着彩灯,想象着一个大胖子,微笑着从烟囱里走出来,送给她礼物。

因为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啊。

不知不觉,明日香就睡着了,脸上还挂着微笑。

当她醒来得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她发现了一个盒子,又一个盒子...... 树下有成堆得礼物,墙边,沙发旁也是......饼干不见了,牛奶也消失了,但在一张小桌子上放着一顶红色的毛绒帽子,顶上还带着一个白色的棉花球。

她开心地笑着,如此灿烂的笑容,就像其他孩子一样,会持续整个圣诞节早 晨。她忍不住打开礼物,发出尖叫和噪音,并唤醒还在床上的父母。

如果他们不起来,她就会到处奔跑,叫喊着:"圣诞老人在这里!圣诞老人在这里!……",然后跑到她父母的房间,跳到两人中间,大喊……

"圣诞老人在这里!圣诞老人在这里!"

所以,当明日香看到有人在重复着一样的话语,一样的神情,一样的动作...... 又闪烁着深蓝色的眼睛,快乐地舞动着褐色的头发(比明日香的要更深一点,不 过却没有他那么暗)时,明日香忍不住微笑,看着她的女儿用胳膊碰着她的腹部, 用脚踢着她的爸爸......

因为圣诞老人在这里......

她真的情不自禁地笑着.....

她看着真嗣,看着他是那么高兴,看着他是如何把女儿抱在怀中,转着圈, 开心地大笑着,感觉上是那种纯粹又真实德快乐幸福......

她也笑着.....

因为她意识到她有多么喜欢这圣诞节的早上。

46. 新年

她讨厌回顾过去。

她不是那种会被过去所困扰的人。或者说,她希望她所展示给世人看的明日 香的形象,能不受过去的困扰。

她站在阳台上,凝视着外面漆黑的繁星之夜空,她仿佛能看见时间从她身边流逝,就好像在看着一个巨大的时间黑洞:

过去的 12 个月, 其中大部分她是在 NERV 度过的, 泡在粘稠的橙黄色 LCL中, 试图让里面的声音安静下来。

过去的52个星期,她一直在和敌人,还有自己战斗,但大多数时间却是自己一个人在哭泣——为了她自己。

过去的 365 天,她和别人生活在一起,却处于一种独立于人海中的感觉。她努力给人们留下印象,努力让他们认识她,总是记得她那对外展示形象。

过去的8760个小时,伤痛与心痛。

过去的 525600 分钟, 怨恨, 嫉妒与失败。

过去的 31536000 秒,痛苦,折磨,苦恼与悲伤。

她有很多想记住的,能回忆的,使她有所思考的,但事后,她明白,这样的幸福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

她知道, 她所做的那些事情, 并不值得拥有幸福, 也不能换来快乐。

但是时间,就像是她呼吸的空气一般,已然成为了她生命的一部分。

虽然她知道,时间不会停止。

它不会慢下来,不会倒回,哪怕只是微调也不行。

时间只是在简单地流逝,前进。

她也不能回到过去。时间一旦过去,就再也回不来了。昨天,已经永远消失了;而明天,却还没有定下。她想提前规划下一年的时间,可她真的明白,没有人能保证她会遇到那些她所期待的。

很显然,时间是她最宝贵的财富。她可以荒废它,也可以为它而忧伤;她可以自己度过,也可以......

因为新的一年还有时间。

她知道那是全新的一页,一块空白的画布,正期待着她,也只有她,在上面留下印记。

那是 365 个新的黎明, 52 个新的日出与日落; 有 525600 分钟, 31536000 秒 可以度过。

随着每一秒的流逝,时钟缓慢地向前走着,

有过这一年所剩不多的时间。

她不禁思索,以后的时间,她是要把时间扔出窗外(弃之不理),还是要认真数着度过额每一分钟?

终于,当时钟敲响第 12 下时,人们开始欢呼,烟火绽放,像是她思索时的背景。他感觉到她的背部有一小块地方,正被真嗣那微微颤抖的手抚摸着。

她下定决心。

你把时间看做什么, 时间就是什么。

所以。她立刻做出反应。尽管是一时冲动,但在她反应过来之前,她已经抓住了他的衣领,吻上了他。

钟声在黑色的星夜中渐渐远去。

她感觉到他的一只手滑到了她的腰部,另一只则放到了脖颈后面。他把她搂向自己。

她下定了决心.....

她不喜欢回顾过去, 那是因为她更喜欢生活在当下。

她喜欢新年的各种第一次。

在日本的传统里,年与年之间是被是为完全独立的,新的一年就是一个新的 开始。美里告诉他们,新年的那一天应该是充满欢乐的,没有任何压力与烦恼。 一切都应该是全新的,也没有任何工作。

当然,美里也不忘提醒他们,诸如清扫和洗衣服这类的家务,是要在忘年会 之前完成的,而忘年会上就要抛弃过去一年的忧虑和烦恼。

当他们走在购物商业街上,她看到民居和商店入口的门上都挂着由松、竹、梅制做成的装饰。在这即将过去的一年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在准备结束一年的工作,商店也会有年终的大促销。美里开车带他们去了拉面店,尝了"跨年荞麦面",又去了神社,在那里他们可以许愿。神社里有专门的摊位,有一位身着红白色巫女服的少女,人们从她手中拿到许愿牌,他们也都拿到并写好了自己的愿望。明日香看着真嗣和美里把愿望系在树上,而她却只是把自己的默默放进口袋里。

她听到律子纠正美里有关除夕夜为何如此重要的解释。当律子说到"在日本, 新年庆祝也包括特别重视新年的'第一次'"时,她有了兴趣。

她听到玛雅说日本人是如何庆祝新年的"第一次"的,比如"第一次日出",或是" 第一个微笑"。

"因为,以一个微笑而开始新的一年,是被看做好兆头的……而且,有美里小姐在的话,你肯定会笑出来的!"

但是,她最喜欢的是新年的第一次日出。

在1月1日的日出来临前,人们会开车到海边,或是爬上山顶,欣赏新年的第一次日出。而在前一天晚上,伴随着午夜钟声的响起,他们都会在电视前观

看"NHK 红白歌会战",看见许多男女歌手身着紧身的闪亮服装演唱。但一旦有老人出来唱歌,美里就换台。

那个夜晚被烟火的闪光而照得明亮。

美里,真嗣和她睡在客厅的地板上,过了一会儿 penpen 把他们都叫醒,去看新年的第一次日出。

在美里"温柔"的推挤下明日香醒了,然后她翻过身,看着还在她身边安睡着的 真嗣。想到她不得不叫醒这个笨蛋,明日香不情愿地皱着眉抱怨着。而这时,她 听见真嗣的嘟囔声:

"明日香....."

她笑了,想到了小光告诉她的"新年额第一次微笑";她新年的第一个梦想......"这就是说,新年的第一个早晨,代表了即将到来的一年....."

于是,明日香唤醒了真嗣。真嗣慢慢起身环顾四周,发现明日香离他那么近让他有些困惑,难怪他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做梦。明日香开玩笑一般地弹了一下他的额头,然后站起来伸着懒腰,越过肩转头看着他,示意他去阳台。而美里和 penpen 已经在那里等待着新的日出了。

随着初日的第一缕阳光出现,新的一年开始了。

但她记得更多的, 是他们两个共有的第一个梦。

这就是为什么她喜欢新年的第一次。

47. 亏欠&运动之后

她讨厌欠某人某物。

她是惣流·明日香·兰格蕾!她应该是这里最优秀的,是 eva 驾驶员中真正的代表精英!

"妈妈!快看我!我被选中了!"她叫喊着跑回房间,但在那里等待着她的却是她(指明日香的母亲),或者说,是它......

她应该是坚韧而自立的,有能力完成那些别人只能幻想的事情;她应该坚强而冷淡,在任何方面都做到完美;无论是战斗还是生活,都能处理任何压力。

她对着下面的他强装着笑容,却全然不顾背上滚烫的酸液的痛苦,很痛,但 她很高兴,(因为)她有能力向他证明:她并不是需要救助的手无寸铁的小女孩。 就像她骄傲地看着他在火山口,证明着他并不比她差。

所以,她讨厌听到他那略微嘶哑的鼻音,打破那夏日慵懒午后的平静时光, 而叫喊着:"谁把最后一个冰激凌拿走了?"

明日香可以听到他朝她走来时,地板上轻微的划蹭声。他说着什么,但没有人在意,也没有人关心。她只是翻了他一眼,看着他那过分夸张的戏剧性动作...... 要么是为了一个冰激凌,要么是最后一罐可乐,要么是最后一包他最喜欢的薯片。

"*嘿!你拿了最后一个冰激凌!*"他愤怒地对她说道。而这时,她刚刚撕开冰激凌的外包装,然后放进嘴里,品尝着这西瓜味的美味。她透过半闭着的眼睛,看着他,喃喃自语般的说道:"*是啊,对不起啊!*"

很明显,就是她。

"但……但那是最后一根!那也是我最喜欢的口味!"他说着。她看到他的肩膀在往后缩,而他在向后退。她知道,他就要变成那种"可怜我吧"的真嗣,她了解他,但她讨厌这样的他。

但最后,结果依旧悲剧。"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口味。"他说着,然后转过身。就在这时,明日香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那,你想尝一下吗?"她问道,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却依然平静,就像一个专业扑克牌选手在虚张声势。真嗣呆呆地望着她,看着她在不停晃动那冰激凌,期待着她能让他舔一下。

但是,她却一口吃下了它,还发出了赞美。不过,她突然抓住他的脖子,深深地吻着他……西瓜的味道,混合着她唇膏的草莓味,还有他呼吸的肉桂味…… 和她的薄荷味截然不同。

真嗣向后退了一步,显得不知所措。他十分安静,却又显得有一丝丝的满足......他尝到了一种从没试过的味道,而且他都不知道他是那么的喜欢这样的味道。

而明日香则转过身,把脸上渐渐泛起的红晕归咎于吃冰激凌吃的太快(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然后,一个浅浅的微笑。

她讨厌欠某人某物。

不过,她喜欢像这样来还给真嗣。

她喜欢速度的快感。

那是一种自由的感觉,结合着肾上腺素与激情。

她喜欢奔跑时世界模糊的样子;

她喜欢滑雪时,速度快到腿都要跟不上时,周围的一切都看不见,只有两边 标杆飞过的感觉:

她喜欢骑自行车到处游荡, 感受那种自由与驾驭的兴奋感。

她喜欢一切体育运动,尤其是那些她挑战自己的极限,甚至超越的......

她喜欢运动之后的那段时间,一切都停下的安静时刻。突然从跑步,滑雪, 骑车中停下,心脏几乎要从胸膛跳出的感觉,她很喜欢。无论是一个人的时候, 还是在二号机里。

不过,现在她喜欢双人同骑时的安静感觉。她坐在自行车的后面,而真嗣载着她从家去学校。真嗣没有走主干道,而是穿插到了迂回的小路上。她所见的是一片绿色的风景,郁郁葱葱,而和煦的阳光则柔和地洒在她身上。她喜欢这样,在这个不寻常的世界里,平凡的事物却显得如此自然。

他突然一个急转弯,明日香于是惊讶地叫了一声。然后,她所最先看到的,却是真嗣(的笑容)。

不过,这样做只会有一个结果:一声大喊,一记耳光,一句"变态"的抱怨,还有对真嗣的命令:"快点骑!再快点!SCHNELL!(快速)"

没有人抱怨说为什么她的手一直紧紧地抱在他的胸前。

没有人注意到在他背后,他在有节奏地呼吸,而她则在浅浅地笑着,轻轻地把头靠在他的背上休息。

她喜欢速度的快感。

但她更喜欢像这样的运动之后的平静时分

48. 胆小&他的音乐

她讨厌他是一个胆小的人。

她正盯着他的眼睛,如她记得的一般湛蓝,看起来就像是蓝钢,经过了冷锻 与火烧。

"你-你在干(什么)?"

她最终成功做到了她曾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打开他自己的笼子,让他从自己的壳里出来。他正站在发火的她面前,也同样愤怒着。他不再是那个她很喜欢欺负的、不停抱怨的孩子了

"放我 (走!)"

但现在,她能感受到他的手传来的温暖,而他们躺在一起,彼此之间只隔一肩的距离。他们离得是那么近,以至于她甚至可以感觉到她的头发轻碰到了他的手指。

"真嗣..."

她看到他的脸上带着一种严肃的表情,眼睛的蓝色几乎要成了黑色,而他也 在看着她的眼睛。她一直在注视着他,而他的脸则慢慢地向她转过,她可以感觉 的到他呼出的气在拂过她的脸。

"所以, 你终于表现出来, 你还是有骨气的?"

他的脸,他的眼睛,他身上所有的一切都在明显地颤抖。然后,她把目光移 开,喃喃地说她不想要这样...

然后...

停顿, 他不再有动作。

她偷偷地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离她只有几英尺远。然后,她又把视线移开,这根本就不像她所做的。

她在等待着他,完成他一开始想要做的,继续靠近她,有所行动,敢于去做那些她明白他想要做的...

但是, 他的脸还是在数英尺之外。

他们就这样保持着,她看向地面,而他还是直直地盯着她,彼此沉重的呼吸,彼此保持一样的姿势,然后,她转而看着他,眼睛半闭着,又突然抓住了他。

他离她是那么的近...

她盯着他的眼睛,发现了其中的不确定,恐惧,还有不自信的眼神....她不由得皱起眉头,抱怨着说出了一个词:

"胆小鬼!"

几秒钟后, 她便俘获了他那半合的嘴唇。

她讨厌他是一个胆小鬼。

不过呢, 那仅仅意味着她要采取主动。

她喜欢他演奏的音乐。

她站在礼堂外,听着他控制着琴弓在大提琴弦上游走着,那低沉的声音开始不断从中发出,也在一点点地绷紧着第四弦,感觉到他的灵魂在音乐、音调与动作中爆发着,看着他演奏他最喜欢的独奏曲。

她知道,他们约好 10 点到这里,但她十分清楚他是怎么不断练习而力求完美的,也明白当他在演奏自己心爱的乐器时,他对音乐的要求有多高。

"早上好, 碇君。"

"早上好。"

"嘿! 早上好"

她可以想象他一个人走着,他的脚步声在地板上回响,当她从室外听到他时,

她想象着他一天又一天的练习,一遍又一遍,有时以一种更快的速度,有时则用一种舒缓而忧郁的调子。

她从心底里想象着那一刻:他的手腕轻快地动着;他的手指在细丝般的琴弦上舞蹈,把琴弦按下去;而琴弦的紧绷与指法,还有琴弓一起,发出了她渴望听到的音乐。

"那么,我们今天要演奏什么呢?"

"帕赫贝尔的卡农。"

她喜欢他真实的内心开放而坦率的时候:每当他的琴弓划过琴弦,每当他的 手指在指板上移动。他的动作是那么完美,一旦曲子需要,他就像一个芭蕾舞演 员或是一个外科医生;一点也不提前,一点也不延迟。

她知道他会时不时的停下,调整琴栓;上紧"D"弦,放松"C"弦,甚至会为了更好的和弦而去更换琴弦,那是他对完美的不断追求;或是采用更好的颤弦技术。 他的指尖在琴弦上指法的细微变换,使得音调各有不同,也使得她在那大提琴表现出的低沉声音中,感觉飘动或是迷失。

"大提琴很不错,对吧?你只需要演奏琶音就好。"

有时,在深夜里他还在练习;这时,她会走进自己的房间,拿出她的小提琴, 轻柔地演奏着她自己的曲调,来配合着他那跳动的音符,就像现在这样,她走向 他,站在他身后。

丽在距离演奏还有 5 分 43 秒的时候到达了,然后他们简短地为他们自己,也 仅仅为他们自己演奏着一些小曲: 莫扎特, 霍夫曼, 勃拉姆斯还有巴赫, 每个人 的声音混合在一起, 彼此结合, 富于变幻, 最终演化成一种纯洁、高尚而又....

当丽走进来时,明日香正害羞地看着地板,而真嗣的脸看上去有些泛红。他的嘴是张开的,嘴唇似乎有些肿,而他看上去就像是他的呼吸被人禁止住了。

丽忽略了这些,却发现他们两个不能彼此对视,而是在害羞的偷偷瞄着彼此。随后,薰带着笑意地询问真嗣在如此专注地看着什么,接着就是明日香叫喊着薰

迟到了。

他们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开始练习着自己选择的片段。而经过这一切,明日香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微笑,而真嗣的脸始终是红的。

丽简单的哼了一声, 而薰则看着她的红眼睛, 点了点头。

他们在一起, 演奏的音乐真的很好听。

不过,明日香只喜欢真嗣演奏的。

49. 美丽的&自由

她讨厌"美丽的"这个词。

"你很美丽!"

这不是她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但明日香经过了很多后明白,人们只会说些别人渴望和愿意听到的话。这样的话明日香听过无数种形式,听过无数遍:书信,诗歌,散文,歌曲......

"你真的很漂亮!"

她低下头,记住了那些经常用来形容她的词语:美丽,给人印象深刻,吸引每个人的目光......无论她喜欢与否。她记得,那时的她,会做任何事来引起别人的关注,比如刻意摆出姿态,甩动自己的头发......

这是些小花招,但也是自信的技巧。

她明白,这一切可能是因为她外表与性格的结合,而且人们会被那些有能力控制的人所自然而然的吸引过去。她知道,相比于大多数人的深棕或黑色头发,略显矮小的身材,暗淡的眼睛,高声的抱怨与神经质般的笑声,还有不是全黑(但也不算是白色)或是一种特别的黄色皮肤,她那火红的头发,闪亮的蓝瞳,略高的身材与雪白光滑的肌肤,使她显得特别而与众不同。

然而,时间慢慢过去,她对男性的看法开始变得越来越差。在她看来,男生只不过是一些流着口水的恶心的流氓,一心只想着那些猥琐的事,想着在她身上实现那些变态的幻想;要么就是一些愚蠢的变态,心理变态,带着**的盯着她的身体,她的胸部,她的脸颊……一遍遍想着那些肮脏的事,想着怎么去羞辱她,去玷污她……

所以,她看着那些情书,记得里面说着即使有一天她老去,布满皱纹,而美丽的外表也已经变成昨日的辉煌记忆,但他们的不朽的爱的奇迹却还将继续,她不屑地嘲笑着。

或是说,他们会一直爱着她,哪怕是她因为战斗而伤痕累累,而她精致完美的面庞上留下了永不消失的纵横伤疤(她有些担心地想起自己的右眼),或是她的身体遭受了不能修复的创伤(她不禁想起她背上和腹部上那些网状的疤痕,还有她的左臂)。她不由的心生怀疑,如果有一天她变成那样,还会有人爱着她吗?变成一个枯萎的、毁容的老女人,或是脑死亡,没有利用价值而被抛弃到一旁,最终腐烂在病床上?

所以,当她听见真嗣用急促的,又带着一丝畏惧的声音,说着"你真漂亮!",那声音不比耳语大多少,却让她不由变得支支吾吾又脸红起来,因为在她的一生中,从没有人给过她如此真切又诚实的赞美。所以,她开始喜欢她正戴着的、"愚蠢的"婚纱面纱了。

她讨厌"漂亮的"这个词。

但不知为何,这个词要是真嗣说出来的,对明日香来说,就蕴含一种更深的意味。

她喜欢自由。

可以自由地表达,自由地行动,

自由地成为想要成为的......

过去,她看见过他,和他的抗争。那时的他低着头,蜷缩着肩膀,拖着双脚走着,就像是一名囚犯在走向死亡。她感觉他就像是陷入了流沙;他越挣扎,越努力抓住什么来拯救自己,结婚却陷得越来越深。

但是,她曾看见过他,变得自由与纯粹。她瞥见了那隐藏在他清秀外表下的本真。那时的他变得强大,果断而富于行动力;不禁深思的行动,却是那么自然。那时,她情不自禁地注视着他,眼神里充满好奇、羡慕与感激。就在那时,她就是那个她一直渴望成为的小女孩,被拯救,骑上一匹雄壮的马。

但是,她收到自己的警告,她不需要任何人......于是,她向着他大喊,结束

那段短暂的时光......尽管那感觉真的很好......不论是对于她还是他。

但现在,当她听见他的声音,她不禁发觉有一小滴泪径直流下她的脸颊,听见他说他是如何的崇拜她,又是如何用他的生命向她恳求.....就像是一位古代的骑士,庄重地宣誓永不会倒下,永远要保护她与他们.....就在此刻,真嗣在这里,她不禁感受到了一阵温暖,流经她全身。他所说所做,给他们彼此都带来了极为珍贵的东西.....

"无论以后的战斗有多艰难,我也不会再逃避了。"

让她自由的,是他的声音。

"我会接受一切。"

带给她希望的,是他的话语和决心。

"我想和你在一起!"

使她向往的,是他们现在这样独处时,他小声说出的、安静的请辞......只为 她一人。

"即使现在你听不到……"

他的话语,打破了她的沉寂。她想尖叫,想叫喊,想哭泣;想突然抱住他,不再放手。

"即使现在你看不见……"

因为她知道......她知道,他会带她回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也不会后悔。 他会带她回来的。

因为这全是他的错!(你个白痴!)她不必再责怪自己。他一定会带她回来!

"*当然*,"他停顿了一下。他没有做过计划,也没有什么想法,只有为她去做、去战的意愿。无论如何,(带她回来)对于现在的他,是最重要的。"*到那时,我*

会在这里,欢迎你回来。"

她爱自由。

就在那时,他说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惣流·明日香·兰格蕾,就自由了。

50. 她爱着&恨着他

她恨他,她恨自己爱着他。(She hates to love him)

明日香正看着他不断地翻身。她想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睡着,但是他每一个 微小的动作,都会使她转过身来看着他,看着他就在那里安静地睡着,显得那么 弱不禁风。她忍不住爱上了他。

她讨厌这样。

她一直都在逃避这样的感觉,逃避了那么久,也一直在欺骗着自己:她不需要任何人,她自己一个人最好...她一直在艰难地和自己抗争着,试图说服自己:她不需要那些感情,哪怕是现在...她讨厌自己在(他的)这种爱和关心中,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迷失...

爱,已经是一个老掉牙的词汇,在现在这个世界显得古老而没有意义。爱的时代早已经变成过眼云烟,而爱情的价值,早已经被她的自信与勇气所掩盖。然而,不知为何,当她想到:如果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午夜时分,能有一个人出现;给她一个能依偎的温暖身体,一双可以紧紧握住的手,还有可以靠着哭泣的肩膀... 她想到这些.就感到不寒而栗。

关心,仿佛带着只有旧书里才有的的霉味,还是那些长期无人翻阅、被遗忘在图书馆的书。尽管如此,她脑海里却全是由"关心"而联想起的景象:温暖的夜晚,或是晚上的公园,;阳光海滩,或是水上乐园的滑梯;还有...那能驱赶寒冷的温暖的火堆...那时的她浑身发抖,是他走过来,给她裹上一条毛毯,抱住她,轻声地告诉她他们不会有事的...

这样的关心,却在不断动摇着她。她明明不用在意的,不用在意那些已经远去的,她已经打算放弃的(感觉)...这一切,迫使她不得不做些什么;她不去做,却又会刺痛她...

现在,就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他们两个在和自己的绝望做着无穷无尽的

抗争...而,所谓的"爱",却驱使着她去关心别人;而在此时此刻,夜幕的降临也在一息之间。

她讨厌爱, 因为爱正挑战着她以前关心别人的方式;

她讨厌关心, 因为关心在试图改变着她爱别人的方法。

现在是她最后的机会,他们最后的机会,他们(能够活下去),去和面前这无 止尽的红色海潮抗争。面前的环境是那么恶劣,但是,(只要他们想活下去),那 种信念就不会使他们后退一步。

那天晚上,当她看着他正如此安静地睡着,她却忍不住哭泣流泪,为他,也 是为她...因为她知道,她知道她输了...她不曾意识到她一直在和自己在抗争...她 很害怕,也不愿知道,最后,却是那个柔弱的自己,赢了...

她恨他,她恨自己爱着他。

但是,当她听到他在睡梦中叫出自己的名字,她的内心告诉她,最后胜利的, 是那个最坚强的明日香,那个能够击退心中恶魔的她...她的内心告诉她,她是属 于这里的,她也要为了这里的一切,去继续活下去,继续战斗...

他睡梦中的微笑,她看在眼里。

她也不再确定,她还能一直这样(装作讨厌他,讨厌这一切)下去....

她喜欢恨着他. (She loves to hate him)

死亡总是会来的, 所以我现在必须知道我的生活是什么...

这(恨他)对她来说再容易不过了,真的是这样。恨着他是一种快乐。

她看见他在蜷缩在那里,陷入迷茫与沉沦,而她则在一旁忍不住恶毒地笑着 他,一种疯狂又震耳欲聋的大笑,似乎在她的胸中不断回响。她什么都不做,只 是微笑着,看着他哄骗自己,使他觉得自己比这里的其他人都有用。 就因为,在她年幼时,惣流·明日香·兰格雷面对了太多,而那些经历塑造了她, 使她变成现在的样子。她亲眼看着她的母亲,在一天天的迷失自我;她也看着她 的父亲慢慢消失在她的生活里...

这是我的意愿...

她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模样:这个世界,青睐强者而不是弱者;青睐那些主动的人,而不是坐在那里等着被选择的人。

他在颤抖,在她看来是那么有趣。她微笑着,舔着嘴唇,在期待着什么的到来;就像是一只猫,在等着专门为它准备的美味的牛奶和奶油。因为,看着他受苦是她最大的快乐,是她快乐的唯一来源...

而且...

她也想过,一旦不可避免的冲突发生;一旦她打了他,制服了他,一旦她把他打到在地;一旦那无敌的真嗣却最终只不过是一个废柴(因为他根本不配现在的身份),那时的他会怎么做?她期待着他那令人作呕的颤栗...

但她知道,这样的过程会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然而,每一次他都会有一点点的希望,希望这注定要毁灭的世界,能变得更令他满意;而这种想法,却能使他感到高兴,哪怕仅仅只有一瞬间...

这让她感觉很恶心。而且这次,他愤怒的尖叫,充满恐惧的声音,却和她之前一遍遍听到的,有所不同...

她本应该感到充实和满足,但她没有。她不能放手,因为她被锁进了永无休止的战斗意愿里。而那个表情,真嗣现在的表情,那充满着恐惧、绝望,而灵魂被消耗至尽的表情,才是应该是碇真嗣最好看的表情。

因为,如果她不能活下去,那他也不应该。

如果她得不到幸福,他又凭什么可以得到?

而且...

所以, 停下...

你做不到...

所以,不再说了...

她不能...

所以,别离开我...

她想要...

求你...

这太 TMD 困难了!

不要让我 (一个人) ...

即使明日香试图保持镇定,试图去忍耐,但他的话简直要让她崩溃。他 TMD 到底打算要怎样继续?他 TMD 到底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

然而,当她听到他的解释,她看着他一步步实现自己的计划,她不禁感觉她的一部分在消失,身体在渐渐破碎...现在,她比任何时候都要恨他。她反感他,鄙视他,只是看见他就让她恶心、想吐。

她恨他...真的恨他...

但是,她为什么恨不了他呢?尽管他给她的,只是那些眼泪和呜咽,只是那些伤口与痛苦;尽管她知道,他是这个丑陋又恶心的世界上,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败类....

但是,为什么她那么的恨他,而她自己却是那么的痛?

我又是错在哪里?

以上由 zcx887799(百度贴吧 ID)发表在 百度贴吧"明日香吧",转载请注 明 百度贴吧"明日香吧"zcx887799,并完整保留此段文字!

